



09972

從野堂存稿卷一

明繆昌期著

涇縣潘錫恩校

患病不能供職疏

廣雅堂藏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繆昌期一本爲患病不能供職懇乞天恩放歸調理以免瘵曠事臣原籍直隸常州府江陰縣人繇萬歷四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簡討至今官臣稟受厄弱少多疾病先於萬歷四十四年五月初除館職卽有腸血頭暈之患請告回籍臥疴五載至天啟元年恭遇聖明御極萬類維新臣竭蹶趨朝瞻依日月皇上不以臣不才使掄材三楚捧節中州兩年之中驅馳梁楚燕趙之郊往返動數千里炎霜積懣衰病侵尋然猶勉赴朝參不敢怠息至今月初二日偶感風寒過投熱劑致腸血下注不止暈眩仆地兼之痰嗽作喘氣息憊憊胸腹瀰脹肌膚乾坤正氣集卷三十四

瘦削延醫羅宏聲等診視皆謂臣氣血兩虧精神盡耗非復歲月

可望痊治臣忝列詞林以載筆事主亦欲勉事編纂白首汗青以

仰報聖恩於萬一而福過灾生力不從志若抱病挨延日復一日

虛糜俸錢臣罪滋大臣查得右春坊右庶子李光元等因病乞歸

俱蒙賜允臣之事體委與相同伏乞皇上鑒臣眞病苦情放臣回

籍調理則拔擢生全皆明主如天之賜臣苟延殘喘之年皆歌詠

皇仁之日矣臣無任戰慄瞻望之至爲此具本差錄事呂邦炯賫

捧謹具奏

擬請聖斷綜核名實剖判是非以息羣囂定國是疏

館課

臣聞帝王制世常使臣下盡言而不使臣下煩言盡言者盡天下之心也人各有心心各有口各是其是各非其非非可以一人之私議掩之也故曰必使臣下盡言若夫言盡矣言之條理與言者

之心之本來已瞭然自獻于人主之前而人主復沉沉墨墨不爲之一剖則言者各以其言求勝至言者各以其言求勝不惟掩人之口抑且自掩其發言之心而天下從此多事矣故不使臣下煩言夫不使煩言者非鉗而制之也以言責名以名責實執之甚簡易處之自安和御臣之術亦不出此臣伏見陛下深居以來于外廷章奏一切置不問于是下無言之利亦無言之禍筆戰舌爭鬪然於交戟之下無復人臣禮臣甚駭焉當此時卽皇上慨然下一令曰勿多言多言者罪臣固知言者之不止也再下一令曰某言是某言非是臣又知言者之益譁也何也不核其是非之所在而強禁之又強以是非之名蓋之人必不服臣以爲今之言者不過兩端或言事或言人或言事而爭或言人而爭其事與人之實必有一歸而言者各有所挾之名以爲爭端惟就其所挾之名還以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四

二

其實責之則彼之紛紛求勝者皆可以片言而決如爭某事矣卽問某事何若爭某人矣卽問某人何若循類而推無事不可質對無言不可窮詰及其理有究竟議有歸著而皇上出片言以剖之以人主之勢順人心之公而行顯白之令其孰能矯其後哉臣觀近日之煩言爲事而爭者十三爲人而爭者十七然所爭之意在人而所托之名必在事人以因人事復生事故言之枝葉與其事之葛藤相牽相附而不可斷割故曰多事也今欲省事不如省言欲省言不如核其所言之事與人欲兼核其所言之事與人不如專核其所言之事何也有附于人之事亦有附于事之人人與事皆事也如就事核事而功罪自明賢不肖自分煩囂自平若舍事不問而欲貶朝廷之尊嘒嘒焉與臣下爭人之賢不肖非褻則瀆矣唯皇上之英誼不肖自處於褻瀆也是故一切置之不問然不

問而議轉劇事轉增人之所傷滋多國家之綱紀人材俱可惜也今其議端之所起與事理之所歸天下曉然士大夫曉然恨不得朝廷一處分耳而當事大臣復一切多避少任相與徘徊觀望以聽其自鳴自止臣愚以爲失今不問長此安窮伏望皇上盡簡邇年章奏下所司條議可否有不決者再下九卿臺省雜議之然後付執政大臣虛心折衷請自上裁則明旨出而人心服人心服而國是定矣

愛君以周公爲法論

古之君子所謂愛其君者非獨愛其君也愛其君之所以託天下也故必以安危之機審之君安而安君危而危此夫天下受之君者也形神安而安形神危而危此夫君自受之者也夫形神之際則非羣臣之所得於君矣不得不責之大臣而其事又不可以口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十四

三

舌爭也於此有微權焉妙在於使人主知危知危而後知自愛知自愛而後知愛天下知愛天下而宗社久長之計定矣斯道也其志苦其行危其神遠非周公其孰能之蓋讀書至于伊訓無逸反覆其三風十愆與觀逸游田酗酒之誠未嘗不太息也夫以處仁遷義之太甲而其始猶狎于弗順桐宮之事海內震驚豈非以湯崩二仲更嬪之際國儲未定早失之諭教故歟故知伊訓諄諄不免後時之悔矣若周公之所事更有倍艱于尹者蓋武王受命之年老矣天下粗定尙多故也考金縢之作武已八十九而公猶岌岌非岌岌於武而岌岌於成之未樹也後四年而武崩殷之頑民蠢蠢動焉當是時內無彊近肺腑之託而有管蔡腹心之疾如奄如淮夷如徐戎皆乘瑕觀變蝟毛而起公奉一孺子王從祿禴中負扈而臨明堂羣不逞之徒爲蜂爲蟲日夜偵王宮之食息動靜

以爲熹感夫王方少也志意未立血氣未定可若何公內顧則虞  
外外顧則虞內而以一人環衛其間故曰公之艱更倍于尹也而  
公以安危之機審之則當日根本之慮洵不在勝國不在宗室亦  
不在夷狄而在冲人是故餘風未殄可久而馴也流言未息可避  
而俟也多方未靖可次第而收也是數者吾何知吾所知者嬖嬖  
之六尺外以衛其形內以衛其神而已於是推召公爲之保而身  
自爲之師二公者更入並立以夾侍于王而又擇天下之方正有  
道術者與之居處王之左右自三事大夫以至綴衣虎賁無非正  
人也所睹聽無非正事正言也猶懼其怠也而考之以先王觀之  
以善敗曉之以禍福賦鴟鴞焉使知風雨漂搖桑土綢繆之計如  
此誦豳風焉使知稼穡艱難后稷公劉風化之原如此述瓜瓞焉  
使知遷岐本末太王文王締造之艱如此陳無逸焉使知小人之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十四

四

依殷三宗享國長久之道如此曰庶其悚乎蓋公之所耳提而示  
者皆以補諭教之所不及而其要使之知危一切聲色之娛銜櫛  
之事絕不使進故成王自襁褓以至蒞阼萑然一嬰兒之未孩而  
公朝夕珍護欠伸嘘喻無弗與俱一似嚴姆之衛處子省結褵視  
綦履而惟恐其一疎也是故嗜慾自輕理義自明憂患自深今讀  
訪落之詩一則曰多難二則曰多難痛定思痛恤恤乎有餘悲焉  
嗟乎公惟恐王之忘其難耳王惟不忘難而始念天之不假易也  
故其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王惟不忘難而始念皇考之休也  
故其詩曰紹庭上下陟降厥家蓋至于夙夜敬止保明其身然後  
王之身始復爲王有兼爲公有而公乃拜手稽首烝先王而告之  
曰以孺子王歸矣是則周公之志也厥後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  
致刑措壽考平明之福奕世賴之故曰愛君若周公者可也後之

君子心乎愛君者多矣然其所守者僅咫尺之內而不知夫所際何時所事何君所守何職也且夫師以道之教訓而保以保其身體也人主以甚脆之質未定之志憑莫御之權試可欲之塗此所謂危也是故爲師保者謹司之君子不幸自失其職委九鼎神明之器付之不知何人之手而人主之端倪遂爲在旁之所捷得則姦人者連袂驩呼而進思所以中之矣中之之法有二其一爲趨高之說其君也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爲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卽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卽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二世以爲然其一爲仇士良之告其曹也曰天子不可令閒暇閒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爲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盡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闡外

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焉往哉衆再拜受教此二法者一以閒一以忙各挾其巧以投人主人主不察而兩受其蠱則忙以佐閒閒以佐忙精神耗荒心志駘蕩而不知所底當此之日臣下大懼乃始操繩墨引古誼以爭之君曰少我哉于是虎豹九關而吾乃謁之于帝闈之外晚矣夫使當二法之未售而有人焉正色于君之左右而簡制其形神則雖有高士良百亦皆嘿然銷沮而不敢進何也彼法有閒吾法亦有閒也吾閒其所忙使其君泊然無欲澹然無爲而安所得忙彼法有忙吾法亦有忙也吾忙其所閒使其君一日萬幾晷不遑食而安所得閒然則彼二法者亦烏乎售之雖然我以法抵法使其人擬更端以進而幾幾焉幸我之一疎亦危道也其惟周公乎公之爲周禮也舉內宰內小臣女御女祝史之屬與宿衛之士烹庖饗膳次舍幄帟洒掃縫染之人列王宮之

內外者悉領于冢宰故宰之法得行于掖庭永巷之中人奉其法以供人主之燕私而人主之一顰一笑不得私于其人卽其人亦帖然就公之彙括中矣則公之妙用而其神遠也故曰愛君若周公者可也噫世之遠神者少矣管仲相桓公以霸然桓公好內如夫人者六人而仲不能諫也卒致五公子之亂君子惜之晉平公有蠱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室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畜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責趙孟趙孟不能辭夫管仲趙武春秋之所謂名卿大夫也彼其所謀者能尊主疆國之事愛君之細而忘其大禍以及君安危之故豈可忽乎哉

宋儒程氏之言曰愛君者不可不以周公爲法以管仲趙武爲戒愚推其意備論之云

### 公論國之元氣論

公論之說昉于夫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之所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六

六

以直道而行也夫天下之論不過是非兩端而已一是一非一非一論者出于人心之自然而一似有不得不不然故有天子不能奪之公卿大夫公卿大夫不能奪之愚夫愚婦者夫愚夫愚婦何與於天下事而唯其無與於天下事故其待之也虛見之也明牽然竅於臆薄於喉而衝於口卒以定天下之是非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夫子之所謂斯民其卽吾之所謂愚夫愚婦也與愚夫愚婦者是混沌之名而天地之元氣所留也唯天地之元氣留於愚夫愚婦唯國之元氣留於愚夫愚婦之論夫愚夫愚婦之論豈必出之愚夫愚婦之口哉其在公卿大夫而不立意見不逞意氣無依附無紆迴無噤嚅無反覆任其牽然之偶發而與天下萬世合符此所謂愚夫愚婦者也卽所謂元氣也然則有國者

之於元氣其摧而剝之抑培而養之乎其壅而滯之抑宣而導之乎摧而剝之則爲枯爲折而國大傷壅而滯之則爲潰爲決而國亦大傷嘗觀東漢之末寺人專政踐踏冠裳此愚夫愚婦之所痛也于是忠良懷憤叫呼闕廷桓帝不省而大考鉤黨名士皆見屠戮漢之爲漢其餘幾何熙寧新法之行騷動海內此亦愚夫愚婦知其不便者也諸君子言不便者旣被貶斥至易世而章惇蔡卞輩猶得操黨議而持其後一轉爲崇寧再轉爲靖康而宋之爲宋其餘幾何以二代證之漢有誅戮宋無誅戮有誅戮其禍慘其徵速無誅戮其害陰其徵稍遲而不可解國之受傷一也而世之爲元氣之說者必詆公論曰元氣渾渾耳唯世議之鑱刻致國脉之寢傷吾以爲刻則不可過刻明則不可不明譬之於人方其平居無恙營衛調血脉暢充然忘適也一旦有陰陽之患而寒則知慄熱則知燥醫者猶得酌溫涼之劑以進之則其知慄知燥者神不失也及其邪脉憤興寒熱反見雖倉扁無所措手豈非以條理之明滅爲元氣之存亡耶奈之何懲刻核之太過而猥以和合包裹爲元氣也曰和合則半好半醜半清半濁而一切可以相混曰包裹則無好無醜無清無濁而一切可以相收噫吾未見相混之可以相調相收之可以相鑄也夫欲掩塞人主之聰明隔斷中外之聲氣計必先爲元氣之說以剷除公論欲剷除公論計必反借異論同論成一黨論以爲鋒其能爲黨論者未有不引繩披根摘伏發隱拂性命之情琢中和之脉者也當是時也如沸如羹天下大亂乃復歸咎于公論冤矣哉吾願人主愛惜公論以自護其元氣而爲人臣持論亦毋務爲豪傑慷慨之名剖愚夫愚婦之樸也哉

自獨孤及之論吳季子謂其以讓國生亂而胡康侯之傳春秋輒從與其說以傳于夫子書名之例後世治康侯家者至以札爲戎首而呻呻詈之不置嗟乎春秋之時臣弑君子弑父以跳跟恣睢于天下者不可勝誅夫子不唯賊是仇而先紉讓王之公子其何以勸蓋康侯之支離其見而申商其筆至此然而君子惑焉以春秋之不稱公子而比于楚椒秦術之流無異辭也至季子卒而夫子手題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至于今豐碑不墮綠字長新而弔古問奇之士過其墓下猶低回留之不能舍去噫康侯能以春秋微曖不白之指繩人以三尺而安能掩此麗牲之片石隴頭之十字哉且吾聞之碑墓非古也自夫子之于延陵季子始也夫夫子何以碑季子無以其遜國高子臧之義歟三讓有泰伯之風歟掛劍不忘徐君之誼歟葬子合先王之禮歟聞樂知六國

乾坤正氣集

卷三 卓四

八

之興衰歟歷聘翩翩著閱覽博物之稱歟之數者顯節也姪名也當世能道之史冊能記之而烏用碑凡碑者表也表厥幽也夫季子之隱慮在家庭骨肉之間而其潛德至行在予其兄以讓而不專其名避其兄之子于篡而不居其實茲兩者季子之苦心調劑而不可以告人人弗及知而夫子獨知之者何也諸樊之遜季子非其心也上迫于先王之命下迫于國人之望而姑爲是以飾觀聽也不然彼旣儼然南面以稱孤矣而其臨歿遺言欲授餘祭次夷昧以及季札立嫡乎立賢乎且何以知札之死必夷昧後也何以不言嗣札者何人也札之後當有吳國者嫡乎賢乎序乎其端愈紊而愈不可測當是時札之爲札也亦難矣故不得已而退耕于野以絕吳人之望若曰兄實予之而我固捐之身有叔齊之節而兄不失伯夷之高此季子之心也至夷昧死而吳事又大變矣

僚之貪而燥也光之狡而忍也其人眈眈焉目睨而齒擊蓋未嘗一日而忘乎位也使季子一日有國而窟室之慘不中于僚而中于札必矣光之借札以辭也非爲札地也札如聽之而專諸之匕首又將轉屬焉勢也札自是終身不入吳國矣若曰兄之子固予之而我實逃之身有泰伯之讓而兄之子不失武王之業此又季子之心也故曰予其兄以讓而不專其名避其兄之子于篡而不居其實也其立節顯而用意微其抗志嚴而行權巽其可取而不取也似愚其不可取而不取也似智其三更暴主而不見忤也以爲得已氏之杜機其一正自守而不見溜也以爲据先王之大法噫若季子者豈後世一節一曲之士所得而擬者哉故夫子之碑之也稱嗚呼以弔其人稱有吳以不奪其國稱延陵君子以不沒其志而季子有此不朽矣然則春秋何以書名也曰名吳之臣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四

九

以退夷也凜然大防哉於札無以與也嗟乎泰伯之讓讓以賢也當周德之興而吳以建季子之賢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以亡二君子之所處其有幸有不幸歟而後之耳食者必欲以夫差之亡吳而徙其咎于季子夫季辨六國之興衰者而寧獨不辨吳之將亡彼亦能爲季子而已矣

第一問

潮廣程

嘗讀易而知鼎之卦次于革也革之象取乎物鼎之象取乎器今夫獸之有皮也熟則革而生則革卽犀兕之甲亦壽于凡獸已耳故許慎之說文曰三十年而一革也鼎之爲器也以革物爲事而不與焉者也無燥濕之用而水火不得則不濟無甘苦之味而五味不得則不齊是故其爲器也日新而不窮故曰革物者莫若鼎雖然革有爲也鼎無爲也革有時也鼎無時也故曰革去故也

鼎取新也知去之以爲取也則知革之以爲鼎也已邇乎此而新命凝命之故不可以相推乎革之傳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天地之間無時而非革則亦無時而非新也春革而爲夏夏革而爲秋冬遞運密移四時之令燠然已新矣而欲推其孰爲革孰爲新豈可得哉先王之政有一年而一新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而一新者五載一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而一新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夫一年猶一新而况于一君乎三十年猶一新而况于一姓乎天下一大器也生民萬物者器之所中者也器久而不新則必弊窳殘缺甚則至于破碎分裂而其中者亦必壞爛而不收先王憂其如是則爲之倡率其羣旦夕而修之追琢而俾之完扶持而置之安藻飾以明之濯旣以潔之使其器日新而器之所中者亦不至侵尋而壞爛然先王之所新者不過紀綱法度文

物典章如所謂一年五年一新三十年一新者是已其所以磨切疏導置天下于維新者先王固不以此明之天下而天下亦莫得而知也豈惟天下卽先王亦莫得而知也作易者蓋深知之其於革也曰己日乃孚曰革言三就諄諄焉以改革爲能事至于鼎則曰正位凝命而已曰以享上帝以養聖賢而已初不言其何者爲新何者爲鼎也以言乎革外之無鼎而鼎之取新蓋不可以耳目聲色而求之也易之所謂凝命詩之所謂新命豈有兩哉我太祖高皇帝受命自天崛起草昧削平僭僞洗滌口口天經地緯制禮作樂其文章功業之盛昭回海宇垂之萬世蓋開闢以來又一開闢不可以一姓一新言者矣太祖之用夏變夷也三兒童子皆知之其所以除舊布新移風易俗者則未易言也中書省元之舊也在昔在昔則如當關之虎豹而何以帖然奉職御史臺元之舊也在昔

則如不捕之狸狌而何以倨然敢言肅政廉訪使元之舊也在昔則賄賂公行比于唐之債帥而何以凜然首公我太祖于勝國之舊未嘗條更而縷易之而天下煥然惟新豈有能知其所使然者哉當時道德博聞之臣日侍禁嚴如宋濂其人者蓋亦嘗見而知之矣今其所撰皇明日歷洪武聖政記諸書具在也譬之形容天地繪畫日月有能髣髴其一二者乎蓋其端緒見于存心省躬諸錄及三編大誥資治通訓註洪範等書而其精微條貫則莫著于祖訓錄其所以維新斯世爲革爲鼎者太祖知之列聖知之而天下終莫得而知也二百餘年以來文謨武烈丕顯丕承維新之命與天無極乃守文之主獨稱孝廟而中興之主獨稱世廟一則當嬖倖蔽虧元醇逗漏之餘革其濫觴而挽之以恭儉一則當盤游無度綱維縱弛之後革其委轡而收之以威明皆所謂善革者也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四

十一

至于今深山野老談孝廟之深仁者咨嗟流涕猶若鼎成之日而嘉靖改元之詔學士大夫誦述之不衰謂七制之主未之有也於乎二廟之盛德大業蓋萬世而猶新也而况于今日乎我皇上夙秉齊聖以冲齡握大寶在孝世二廟之間而恭儉威明殆將兼而有之踐阼未久宮府中外洒然改觀蓋嘗徵于皇祖之末造神居闕密應門沉沉三垣明堂之內黯黯如凝陰而今何如也班行寥落奏囊嗔哽鈞陳閣道之際淒然如稟秋而今何如也以日新之聖主御萬年之寶歷際天薄海陽明赫熙此眞千載之一時矣生何能仰贊一辭哉皇上之在今日于律爲太簇太簇者萬物簇而生也子歷爲建寅之月土膏脉發而陽氣方烝之候也其于人則如平旦之新起而正冠也其于草木如甲之未坼而花之始苞也天下臣民欣然鼓動于維新之世相告而無可語相說而不知

其所入瞪目拱手想見太平未有逾于此時者也而生也猶有憂焉鷓鴣充廷彈冠結綬者徧空谷矣小明悔仕之思得無猶有竊歎者歟屈軼夾階扣闥排闥者滿公車矣沔水我友之畏得無猶有驚心者歟六月之命將可謂張皇撻伐矣將伯助子其猶有號呼而人弗應者歟鴻雁之勞民可謂勤恤民隱矣逝將去女其猶有慮歎而上不聞者歟當初陽旭日朝氣方銳之時而天下乃有晝倚暮歸之意象當和風惠日陽春方布之時而天下乃有孽斂搖落之萌芽豈皇上踐阼以來除舊布新之際於易道之革其猶有未盡歟以天下新舊之故知皇上之于革有未盡也以革之有未盡則皇上之所謂鼎者其又可引而知也今也欲以革爲規則天下固已革矣班行已充言路已開而兵食之事次第報可矣將遂以鼎爲頌而天下之未革者如故也無論其它以東方之餘孽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四

三

興兵僭號而河東一路浹旬陷沒乃適見于天子初服之年此豈可視爲細故歟詩人之戒成王也曰爾土宇販章其刺幽王也則日日蹙國百里皇上閱予訪落有成王之德之年而乃有蹙國百里之事此天之所以開皇上也語有之假器莫便于比鄰取法莫宜于近代皇上儻有意于鼎新之治乎請以孝世兩廟爲法以孝廟之睿聖也而諮求者老左于劉而右于戴平臺煖閣從容日晷其于政務安得不九變而復貫乎至于近倖之臣以講官一言立賜切責則誘導之端絕矣所以革成化季年之濫觴者此也以世廟之英斷也而勤學問朝洪範而夕無逸細旃綈几焦勞夜分其于理道安得不廣大而高明乎至于鎮守之臣以永嘉一言立詔撤回則憑竊之威收矣所以革正德累年之委轡者此也雖然此亦其可知而可言者也以祖宗二百餘年之統緒皇祖四十餘年

之紀綱皇考三十餘日之仁心仁政胥託寄于皇上之一身夫安得而不思一歲而登格再聞兩宮之徽音並杳桑土之綱繆未固于牖戶烽煙之警急時震于邦畿夫安得而不懼皇上誠思之而誠懼之也從容日晷何以繼孝廟之諮諏焦勞夜分何以效世廟之緝閱蹶然而起勃然而興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于是蠱者飭渙者合天下之人才風俗心術政事翻然去故而卽新如斗杓之一指而萬物皆春如陽律之一吹而幽谷皆煖何患乎不新而又安知其所以新者哉以此新命卽以此凝命胥在皇上之一念而已易之鼎次于革而震又次于鼎震之象則曰君子以恐懼修省天下大器也人君主器之長子也主器莫若長子而長子之不喪七鬯則以恐懼修省而已人君而不知懼此委其器于敝壞不修者也而何以新天下乎我太祖之祖訓錄有曰凡古帝王以天乾坤正氣集

卷三原四

三

下爲憂守成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爲心則能永受天之眷顧大哉王言斯恐懼修省而新天下之龜鑑也敢以是爲當宁獻

### 第三問

孰謂無才才不爲用才之人匿也孰謂有才才不爲不用才之人出也才之孕靈於天地也混焉濛焉蓄而瀦焉所以防治之必有亂而又使亂之亟歸於治若不有撥乾維扶坤軸之人挺持於其間而一夫逞羣愚賊偏陲動六服搖太平朝士高議雲臺之上寧不昂首驥眉見羽書旁午烽火徹于甘泉且愕眙不知所措當此日也駭者爲燕雀之嬉囂者爲蜩蟬之沸計亡復之幾欲鳥獸竄而國家事去矣人主自爲計者不當苦無才之人而當急有才之人有才之人何代無之又有所謂古盛而今衰昔厚而今薄醇渌樸

散所生之才或變而爲卅者銳者下者黠者佻者柔且脆者曲心  
巧應者怪術者浮麗者外忠內僻情毒言齷者此必偏方雜霸餘  
氛閏位五德垂殘之季八百過歷之年貞元不妬草昧方屯於是  
異才隱庸才出大才隱纖才出真才隱似才出名世將相之才隱  
邊幅斗筭之才出天非限其人限其人之時也若我二祖列宗之  
德澤旁魄無疆天必貽之以億萬載靈長之安就億萬載之中豈  
能保其蠱賊不內生四夷不外訐卽肇釁有標本肆毒有深淺蔓  
延者有廣狹而病必思藥涉必思舟木蠹思斧垣頽思畚國家有  
事必思才所以旋鱗旋葺旋棄旋鋤旋燎旋樸胥賴有干城腹心  
以弭之於先救寧之於後而豪傑又不可多得則又爲之若疎若  
密若遠若近以散布於數百年之中必曰匱材不信也明興迄今  
幾何時而動勤多故與漢晉唐宋之中葉畧相等其大者如癰疽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四

四

之患漸中於腹心小者如瘡痕疥瘡著於四體蓋一時岌岌矣彼  
其時何常借材異代而如漢周絳侯晉謝太傅唐張文貞裴中令  
宋寇萊公其人明固不乏也周勃木彊敦厚而可屬大事卒符龍  
準之料張柬之沉厚有謀五王之功柬之第一若夫土木質師屈  
天子之六飛以駐沙漠逆濠動引祖訓指斥乘輿轉盼之頃幾至  
於乾坤易位而于忠肅以撼山排嶽之力鎮壓危疑王文成以迅  
電轟雷之用蕩掃妖孽使兩公而在呂武之際寧不奏扶炎夾日  
之勳又使絳侯文貞而生二正間功名祇相頡頏耳今狡夷匪茹  
撤我藩籬與醜虜挾至尊逆藩覬神器者猶稍有間然使其爲淝  
水之苻秦吾不得不求一謝安石爲澶州之契丹吾不得不求一  
寇平仲安石之所以破秦者在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當謝元入問  
計而苻曰己別有旨則其命駕出山業已遊敵人之壘而徒以鎮

定稱安石不知安石者也平仲之所以禦契丹者在練師命將簡  
驍銳據要害當急書五至而曰欲了此不過五日則其博塞歡飲  
不啻飲口兒之血而徒以整暇稱平仲不知平仲者也吾常怪夫  
古人賭墅而其心怍怍然今人不賭墅而其心泄泄然古人欲博  
而怵然常醒今人不飲博而頽然若醉則又不敢以二公爲天下  
勸而勉之爲裴中立中立志平元濟斷鞮刺背之弗懼而俯伏流  
涕誓不與賊俱存且曰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耳臣請自詣行  
營古大臣不以賊遺君父類如此今古相方其猷畧膽決亦有庶  
幾相近者斷藤之猿酋負嶠憑險韓襄毅不嘗披蒙茸斬荆棘生  
擒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磨崖石紀歲月而還乎固  
原之滿四阻石城而殲吾師項襄毅不嘗離其心腹至刮刀與誓  
遂生擒白馬將而火攻青山洞乎西川之保寧江津諸盜橫行秦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四

五

楚間林司寇與彭司馬不首尾轉戰數年終定亂畧浮尸蔽筍溪  
而下深林密箐皆腥紅染浸乎島奴挾市舶之姦蹂躪內地所破  
十餘城掠子女財物無算胡少保不嘗以計給之竿首藁街奴不  
得片颿歸乎俺答以索愛孫爲名舉兵薄雲中王襄毅不嘗謀之  
於新鄭且戰且好言喫味使老酋稽首帖耳爲數十年利乎至於  
王忠肅治軍嚴整按行邊塞起榆關抵開原烽埃相望間出塞捕  
虜斬馘以千計使建酋李滿住上番書乞留公勿去馬端肅定海  
西三衛之亂始以恩信諭之不可則嚴陣設伏以創之諸酋惶怖  
請命稱外藩如故聖天子威靈常行於營州渤海之間則惟此方  
叔召虎之臣以張撻伐卽萬歷間平哮平播其功猶堪紀而今安  
在也神宗惜名器剋印弗予一聞東陲之報卽命廷臣推擇主帥  
一切大小將吏惟所更置朝請而夕下今上尤注意封疆憤河東

之失守臨朝太息立起經臣還之節鉞未至師中三錫其命其他  
廣搜遺佚棄瑕使過亦朝請而夕下功名之門不可謂不開矣然  
而議論紛紜有觴而不平之見歧徑別更多淆而難定之評于是  
有明知其長不宥護其短欲責其成先已擬其敗使豪傑任事者  
赴功之念與救過之念兩橫於中而有約結不伸之歎則無乃半  
灰其心乎愚以爲用才者議之而後用非用之而後議也任事者  
量之而後任非任之而後量也而任而後量之心多迫於用而後  
議之口今何不稍寬文墨以觀諸臣之後未有端緒勿揣也既有  
端緒勿折也卽有所不可亦平心參劑使當之者洒然樂受而不  
至以人言爲戒可乎雖然天下漸多事矣說者謂九邊處處腊毒  
內地種種蕙火所需才不止一隅也當此時而不陰求天下才智  
與趨死不避利害之人密布於中外而又得熊羆之士數十輩無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四

去

事簡練有事應援以防一日之潰脫更有不測而四方豪傑可以  
咄呼應而旦暮集哉卽以往事證之當逆濠之變間舉朝驚悸不  
知所出獨王司馬瓊治兵自若且曰度豎子已擒吾久用王守仁  
於上游矣文成之得成其功司馬力也卽于忠肅之受知景陵亦  
三楊爲之左右而卒貽之景帝以安社稷是二公者或儲之于二  
十年之前而收其用於易世之後或置之于彼而備其用于此由  
今日觀之二公之勲名與天壤俱敝而孰知當時之用人者護持  
之深心與位置之妙用卽二公亦有不知其所以者乎嗟乎今之  
世無三楊與王司馬也有之卽忠肅文成亦接踵起矣而况其次  
焉者乎

第五問

蓋聞域中有三權其說不自近代昉也吾夫子作春秋儼然以天

道君道臨之矣此非以匹夫之權敢與天君並而臨之以天則無非天臨之以君則無非君也然則史也者蓋立于天與君之外以兼制其用而豈直與之並乎此史之權所由重而何後世之駭輕也其一在曲曲則情多回互而人不服如魏收作魏書而謂人曰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至誣坐盧斐李庶以箝其口而穢史之名終不可洗其一在畏畏則其詞多茹吐而人不快如許敬宗修太宗實錄六月四日之事語近微隱韓退之自負何如人而以爲紀錄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避不肯就是也後之作史者於往代多曲於當代多畏曲者未必有所畏而畏者必流而爲曲曲於一時千萬世不得伸也曲於一人千萬人不得白也譌仍譌罔因罔令志士仁人蒙冤於地下姦邪之鬼連手揶揄而笑青史之無憑然則流芳貽臭直幸不幸耳史官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十四

七

寧有眞是非哉誠欲還其權而清其本必自每朝之實錄始蓋編纂實錄之人皆身履目擊之人其睹記眞其收採最易又身在史局常以轟轟隱隱綿綿延延之清議陰維世宙而不必建旗鼓森戈戟與橫衢當陸虎蹲鸞逐者動色而相持書成藏之金匱石室人罕得窺其副何所可畏如此而以爲可畏手膺筆顛而不敢下則柳子厚所云使褒貶成敗人愈益顯恐懼尤大他日者將揚揚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古者天子諸侯朝有二史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事爲春秋言爲尚書漢置史官掌其典文每於歲盡舉之尚書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使諫官史官隨之美惡必記宋太祖命宰相日錄時政送史館爲時政記置起居院禁中修左右史之職爲起居注史官據之按日月銓次謂之日歷國初設起居注官嗣後史官設而存其職不存其名至萬歷

三年命日講官一人從閣臣後出入便殿專注起居而諸司章奏以史官六人分曹編纂是累朝之故實至神廟而始備經昔賢討論修潤之餘爲今日纂修草創之具事半功倍夫復奚疑乃設官之初正當聖明虔始察相勵精講幄之橫經方罷元僚媿媿以敷陳揆路之拜颺未終天語琅琅而酬答談及勞軍細柳則刀尖力致之天下恐盡壞於筆尖語及疆項董宣則亂法家奴之外戚欲勉之以守法思齊大任之教中外誦其徽音睨天文定之祥宮庭占其肅穆每盥手莊誦感歎歛歛名曰起居良不誣耳至中年靜攝以後九重閭闔杳不聞聲召對之典數歲迺一舉行雖密勿重臣乍覲天光恍惚惘惘凡玉語傳宣金鑿蹈舞如神游帝庭隱隱皆夢中事從此一隔不知幾春秋矣所以歲有紀月有書不過綸扉之奏牘中旨之批答卽御墨澄鮮多出紫貂綠黛之手其他諸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十四

六

司章奏強半留中掖垣不以付抄詞臣何由捃拾或一事而首尾不續或累疏而要領未該如此類者未易枚舉有起居之名而失實存章疏之半而佚其全修實錄者安所取材乎或曰邸報可訂薦紳先生之家多有之若閭閻之瘠阜錢穀之盈縮河渠之遷革四十八年之民風土俗自爲一小古今子孝婦貞孰著孰不著逐臣遷客之垂首稿項而死者孰可惜孰不足惜靈武元菟蜀之楊濱之鳳諸軍興撻伐何始何終誰功誰罪有邸報所不詳而偏詳於村墟老人之口碑與塾師腐儒之筆乘議者欲遣翹車之使分出購求似已來歲主爵當計吏何不責成郡國各有所挾而來此亦憲綱中事惜當事者置不省耳若夫耆碩可召名流可徵高才不得志之徒可傳檄而取上者還其鳳池次者供奉筆札亦有先朝故事必如是文獻乃備而此猶其郛廓也如當年導揚末命之

臣一以疎而敗一以亢而敗或謂功浮于過卽不然過亦不掩其功而其間功過之大小各自有辨識者能衷之嗣是以來自兩文端而外蓋棺論定者幾人立傳者可數刊珉諛墓之文湯無否臧乎天潢帝系蒙漢陰庶人之嫌而卒致駢戮宗子禍及名卿人亦曰疑耳可并其疑不傳乎宋紹聖元符中小人與君子爭元祐中君子與君子爭唐太和會昌中君子小人龐雜而爭今三四十年來士大夫相持之意氣愚不能知想不到此數者之間乎而亦可衷其品於旣朽之骨乎至於震鬯有歸繩繩相接而始則竇懷貞之謀流言入於帝座繼則馬何羅之變伏戎興於禁庭宮闈事秘道路流傳龍齏燕啄之釁豨荅馬勃之疑固不當引繩批根以傷主上蓋函之度亦不當掃踪滅跡反開好事傳會之端但徬公評卽爲信史迺愚所居恒而竊歎者史職也而浸忘其職史職未嘗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七

九

無權也而遂巡焉不敢自居其權以刑賞聽之朝廷以是非聽之臺垣固然其無足怪必以吮毫舒紙汗青副墨之業而聽之它曹別署又聽之孤雲逸客野鶴山癯又聽之滄桑不可知之後世使有大手筆者發前人之光明而吾且優優焉衍衍焉飽食大官之供握三寸管尋行數墨僅僅作一書備安能拭英雄之淚使泉壤之下神動色飛而姦鬼咋舌不敢嘯也秘書孫盛作晉春秋觸桓司馬怒致以閉戶相脅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說所改數字不許世有其人史何嘗不重今此役也端藉聖天子覲揚之孝諸臣侈力以成兩朝鉅觀庶幾官不負史史亦不負國更賈其餘勇勒成一代以終陳文憲之遺緒爲不朽盛事可乎此執事責也其實重圖之

昔虞人不往齊侯之招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柳宗元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者此其說甚辨而衷可謂得聖人之意矣吾以爲如得聖人之意則斯言非傳之者之言而聖人之言也何以明之以柳氏之言明之彼以先王之經紀名物如所謂衣裳輿馬章綬朝著周行典書符璽殷輔陪臺一切刑賞之屬靡非官靡非道也失其道固不可居其官然則失其官可以存其道乎惟世之視道也甚超而視官也甚陋以爲道者無形無名別有一種細天地藐萬物出入神化之妙理而官者不過一階半級戴弁冕縮紳組碌碌焉爲人役僕而已夫推道于一切之外是程課之所不及而督責之所不至也既可汪洋汗漫以游其中而置官于一切之中則是冠裳傀儡也位署郵舍也文書格套也程之而可以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十四

三

不受程督之而可以不受督上之人偶然授之下之人亦偶然居之而已又可恣睢凌獵以游其外及徐而按其所謂汪洋汗漫者如覓鳥跡于空而求風痕于水也所謂恣睢凌獵者如越畔而耕人之田建鼓而求東鄰之亡子也于是居官者祿則食之難則逃之功則分之過則諉之有權則任之無權則讓之有名則趨之無名則避之如有人焉執官守而討其後則必起而應之曰大道委蛇固不可以一官縛也然則向之所謂甚超者無乃開人以方便之門所謂甚陋者無乃假人以侵曠之具歟究也借道之名毀官之實收官之利復不失道之名是所謂一甚超一甚陋者而兩用之甚巧也夫子深惡夫巧者之害道也以爲道虛而官實道圓而官方虛與圓可以巧托實與方不可以巧托也故爲之說曰守道不如守官今夫官者豈一方之局之粗而拘文牽俗便足云官守

哉官有官之職職有職之意而意之微渺與其人之精神相營相奮而國家之功業爛焉天地之化育滿焉是官與道合併之極則也是故羲和之歷禹之水益之火稷之稽夔之樂夷之禮陶之刑契之教彼皆所謂聖人神人也以聖人神人之才而終其守止守一職不能相爲然而天文地理人事三才之道無不舉矣有唐虞之官所以有唐虞之道官何易言哉但以君不必堯舜臣不必五官則何代無官何官無守無守不足以存道卽夫子一身爲委吏則委吏爲乘田則乘田爲司寇則司寇委吏也乘田也司寇也皆官也算會計飼牛羊墮都收甲誅兩觀盟夾谷皆守官也如以虛圓之道視之無論會計牛羊無補于時卽以三月司寇七日攝相上下之交未固而驟與其一時之巨室聞人強鄰爲難不待膳肉不至女樂之歸而識者已逆其不終矣夫子何不稍委蛇焉而競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四

三

競孳瓶之智哉蓋曰吾何知知吾官而已爲委吏則委吏爲乘田則乘田爲司寇則司寇然則爲陪臣則陪臣爲大夫則大夫爲諸侯則諸侯寶玉大弓可無竊塞門反坫可無設鼎可無問隧可無請紛紛征伐盟誓皆可以己而春秋可以爲唐虞夫子之官其卽夫子之道也歟雖然此特論于有官之官也而未及于無官之官也且夫易著止所庸言素位人人有官人人有守卽以夫子證之固不得以委吏乘田司寇爲官而木鐸非官也亦不得以會計牛羊三都甲兵兩觀夾谷爲守而蔬食飲水刪述六經非守也夫子終身不踰矩卽終身守官終身守官卽終身爲千古未完之局耳深乎深乎守官一言所以束天下課虛逃元之士而欣欣鼓舞于唐虞三代之道也如僅僅以爲當官律令則其視道也眞不如官

失厥旨矣

國體國法是有無輕重解

國有三大曰國體曰國法曰國是虛而不可不存者體也畫而不可不守者法也募而不可不一者是也體之有尊而無褻也法之有伸而無屈也人主獨操之惟夫國之有是出於羣心之自然而成於羣喙之同然則人主不得操而廷臣操之廷臣不得操而天下之匹夫匹婦操之匹夫匹婦之所是主與臣不得矯之以爲非匹夫匹婦之所非主與臣不得矯之以爲是彙真是眞非以成一是故總謂之是以其宣之士大夫著之廊廟國體藉以尊國法藉以伸故繫之于國國之有是猶天之有日也日何嘗一日不照而雲翳之而風暄之而雨蒙之雪掩映之電閃爍之雖曰日體常鮮而日之所受蔽者亦屢矣况乎爲國是者一而議國是者多借議以淆國是者又多彼一是非此一是非是非之中更有是非彼此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四

三

之外復生彼此呶呶籍籍日與媾鬪夫士大夫既以私掩而所謂匹夫匹婦者無權無力何由以其眞是非之原曉告之天下則天下人又不能操其是勢不得不轉聽之人主人主與天下人相維相制者惟有國體國法而已今夫國之有體如器之有型而工之有製也體之有高卑貴賤親疎內外如堂之于陸冠之于履表之于裏俱不可竝也古之君子有投鼠之忌有齒馬之嫌所以尊朝廷明等威爲主上豫遠不敬也若小臣與大臣爭遠臣與親臣爭則屑越己甚然爭固有之如事關宗社之安危大賢大奸之進退千古綱常之明滅一代典制之存亡則直須一爭耳如以形影疑而爭蹊徑別而爭惡言狼籍如叱奴隸豈復有朝廷哉夫朝廷輕卽廷臣之言事者亦輕故欲明國是當先存廷臣之體有體則人

無僞言無僞言所以明國是也至于國之有法如方圓之有規矩

而低昂之有權衡也法不爲恩貸不爲旁假不爲勢奪凡有貸有假有奪皆以法市者也是故殿上之弄臣可以檄斬部下之故人可以劾奏人臣何恃恃人主之三尺耳若使法伸于卑寡屈于貴衆伸于弱遠屈于強近行法者以意爲出入議法者以人爲操縱如山之奸不問纖芥之罪必收于是上之所令下未必循朝之所申夕已見格泛泛然如不繫之舟無羈勒之馬政事安出議論安歸乃猶憑其元黃之煩奮其左右之袒曰爭國是也不知所爭者何人之律令哉夫律令不信卽爭律令者亦不信故欲定國是當先守祖宗之法據法則人無巧言無巧言所以定國是也由此言之是者天下之所共體與法者人主之所獨人主不操其所獨而示天下以輕則人主過雖然國體自尊而強爲之衡以傷其體國法自伸而多爲之變以撓其法則斯人者豈可與共國是而佐人乾坤正氣集卷三百十四

三

主之不及也哉

原文

近世之稱文者再變矣其始以復古修辭爲宗非西京大歷不稱合作見謂雄勝可喜沿至於雷同勦襲令人厭穢欲嘔而一二輕敏之士起而掊之乃以信心信腕不受束縛爲宗然其學儉其氣薄其脉亂究也失漢唐得宋元失餽釘得俚俗而有識之士浸浸反唇矣此皆知文之文而不知文之所以文故兩失之夫文之所以文此文之原也乃世之原文者多矣吾取兩家焉顏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議論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諫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此原夫文之所繇也柳宗元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

此原夫作文者之所繇也雖然自有宇宙卽有文章如必待六籍而後有則虞夏商周之上結繩以前六籍安在哉是故謂六籍爲文之標準則是爲文之本原則非且不觀天之高地之下日月星辰雲霞之爛然而麗天山川草木飛走之樊然而附地者夫孰非文章孰非六籍之經緯乎然謂聖人之經與天地相輝映則是謂後人摹聖人而聖人摹天地則又非蓋所謂化工之筆者化工而已矣必一一取肖於化工豈化工也哉故不如反而求吾心易以道化吾心之化也詩以達意吾心之意也書以道事吾心之事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吾心之節和也春秋以道義吾心之義也後之作者道化不必如易達意不必如詩道事不必如書節人發和不必如禮樂道義不必如春秋而是數者可已乎不可已乎必不可已而陰陽五行鬼神之變化廟堂閭里忠臣孝子征夫怨婦之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四

三

致思明君良宰勞臣任士之經營朝會聘享郊祀天人之作述理亂邪正之褒誅筆舌得之心而應之手能無聲乎能無色乎宮商能一之不調元黃能一之不錯乎下上古內外六合能一之不該不備乎無名無始幽深微妙能一之弗窮弗極乎由此言之文生於必不可已而蕭統所謂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者亦迫於不可不增不可不加云爾是故周秦漢魏唐宋以至於勝國之文皆文也卽矯勝國以唐宋矯唐宋以漢魏周秦與矯漢魏周秦以唐宋矯唐宋以勝國其爲矯一也總無與於吾心之文若吾心之文論其無也不惟無周秦以下而且無五帝三王之書無庖羲之畫論其有也不惟不能無唐宋且不能無勝國抑且不能無今日葢無以立體故能製空中之繡而機杼日新有以致用故能傳不盡之薪而精光狎出立言不朽斯之謂矣若此者不盡繇于

天亦不盡繇于人蓋天與人半焉才也識也天也學也養也人也然而學可力勉才有奇授惟識惟養殆難言之儻僅以今日之有有前人之格套是名蹈襲不名醞釀以今日之無無前人之典型是名鄙倍不名自然乃鄙倍之毒人也尤甚夫必信心而出信腕而運街談巷語以爲謨訓俳劇諧優以當風謠而曰文在茲乎則孟子所謂蔽淫邪道亦可謂之不得已之鳴文中子所謂織人夸人鄙人貪人淺人詭人不利人云者舉得自附于達意之科也耶彼欲搗鈍賊之巢穴恐後之人又欲急翦狂奴之魔氣吾故不辨體裁不別流派姑原其所自云爾何暇揚挖盛藻拾魏文陳思應瑒陸機等已唾之餘哉

評新唐書與兩漢文章何如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七

五

今夫史者文章之一端也而文章之變態則畧盡於史以其紀言紀事摹寫委曲各極其致雖煩簡隱顯奇正旁見橫出而總歸之肖物使千百世之下一覽而千百世之上若新故曰盡文之變也而必規規然如此爲煩如此爲簡如此爲隱爲奇如此爲顯爲正改他人之面目就自己之位置豈復有文哉世之論史者必稱兩漢遷史記固漢書也今二史之行炳若兩曜其中異同得失亦多可商乃有謂遷東三千年事於五十萬言之中而固不能裁八千萬言於二百四十年之內以煩簡定優劣則不然夫遷以千秋逸宕之才成千秋之史不能不簡而多漏然政以多漏爲妙也固以一代之整贍之才成一代之史不能不煩而多瑣然政以多瑣爲妙也固之所以遜於遷者識耳識亦難言如遷之論大道重六經也而固以其先黃老序遊俠傷處士也而固以其進姦雄述貨殖慨貧賤也而固以其崇勢利豈不寃哉嗟乎固且不足以闕龍門之

藩而又誰入班掾之室者乎奈何以兩漢文章抑而與新唐書較也劉氏之說蓋謂事增文減歐宋之所謂得政其所謂失耳要之歐宋之失亦不獨在有意爲簡也如姚崇以十事說主舊史載其問答之辭與其徐行跪奏及見納而舞蹈稱萬歲從官皆出涕一時情景如畫而新書一切剪截令讀之者了無生色如此類不可謂文劉闢之討杜黃裳之贊決也李德裕秉政修憲宗實錄取黃裳之事而蒙之於其父吉甫此千古笑端也胡無竄定至於助李靖禽頡利者一以爲王道宗一以爲張寶相韋宏景封還詔書事一以爲憲宗一以爲穆宗如此類不可謂實說者謂景文之筆力實不如文忠文忠任記志表而列傳盡委之景文各置名銜不相掠美其實自標異耳雖然而文忠作本紀如太宗之享年憲宗之封子憲后之弟姪穆宗之改名皆朝家大典故何草草也自名春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四

美

秋法紀災異不著事應然紀猶可耳志五行安得用春秋法盡削事應不書且書兩書風應書者何多闕也百官志何以遺天策上將宰相表何以獨詳於蕭李也若者不可枚舉然則宋固多失而歐豈全得也哉雖然此皆捨其細耳自古作史成一家言者必先有一段不可磨滅之識鬱積于中而後奮之於筆故身可殺名可污而筆不可奪雖其獨出手眼不無偏至然唯偏至乃不朽耳宋之修唐書也朝廷開局設官雜取諸體而分隸之攻短則恐露其長訂非則疑伸其是各懷嫌忌互相推諉歐公以前輩讓宋其猶世法也哉以世法而用之史法則天壤間無史矣不然諸列傳之自相舛錯宋氏獨爲之耳以紀志表而證之於傳何以官類之多寡姓名之次第中宗復位之日郭正杜元穎爲相之年與事不一覈也卽以紀而證之於志何以乾符之風雷或五年或六年垂拱

之出山或九月或十月自相尤也若者不可枚舉此非以瑣瑣者繩歐陽氏也夫既曰事增文減取其精耳若增之而愈漏減之而多訛何名爲精吾故嘗曰歐陽氏之精神在五代而不在唐也噫精神之所在不必兩漢其文也而五代成其爲五代精神之所在不必不兩漢其文也而唐不成其爲唐蓋有意於簡者有意於爲兩漢者也而有意於爲兩漢便非兩漢此千古文章升降之數不獨評新唐書然矣

李廣程不識用兵何如對

漢有名將二人焉曰李廣程不識廣之用兵也無部曲行陳不擊刁斗省文書使人人自便不識之用兵也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人不得自便二人者各据其偏互操其勝後之好奇者尤袒李而守正者獨推程折衷之論何居曰兵志有之以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十四

毛

正合以奇勝如李廣者奇勝者也奇者必用虛用疎用少用瑕用疑用亂用猝用險然虛能使之實疎能使之密少能使之多瑕能使之堅疑能使之信亂能使之整猝能使之暇險能使之易故曰奇勝也如程不識者正合者也正者必用實用密用多用堅用信用整用暇用易然百實不容一虛一虛即敗百密不容一疎一疎即敗百多不容一少一少即敗百堅不容一瑕一瑕即敗百信不容一疑一疑即敗百整不容一亂一亂即敗百暇不容一猝一猝即敗百易不容一險一險即敗故曰正合也提衡而論用奇者夷然有不屑之意而用正者促然有反顧之虞故此之樂其簡易彼之苦其煩擾也用奇者常自試於可敗不敗而用正者常自爲不敗故彼之所恃以爲百不敗即此之所以未免一敗也兩家者各据其偏亦各有得失互操其勝亦互有勝負然終不可語於孫武

稷直之用兵矣何也兵者遞爲奇正者也非分奇正者也故虛實無常法疎密無常算多少無常數堅瑕無常形疑信無常情整亂無常容猝暇無常時險易無常勢故古之御士者疽可吮頭亦可狗宮嬪可刑市人亦可戰而其遇敵也舟可焚竈可滅幟可拔壁可堅何必使人樂其易何必使人苦其奇何必嚴斥堠何必不嚴斥堠而兩家乃執一自喜各自名其法耶嗟乎廣自結髮起行間提孤軍數與匈奴戰瀕死者屢矣而卒不死非獨天幸彼誠自負其奇欲以不死自見也其視不識挈瓶之智直以飛黃蹀躞而驚駑馬故不屑也若不識之尺尺寸寸不失累黍非有奇功表於塞外而終其身無大創敗蓋亦有足多者焉吾謂廣似狂不識似狷狂者膠膠不掩不必核其功實而神識膽智已籠蓋一世之上矣獨怪古之善將將者無如漢武其於亡虜賈豎皆有不次之擢徹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十四

天

侯傳世之賞而二人者終其身一尉一守若少靳者何也而廣數奇特甚最後大將軍陰受上指母令得當匈奴于是大將軍謬徙廣部致迷失道廣感慨歎歎終不肯對簿以死天下悲焉嗟乎以不識之斤斤墨守不足當帝之英畧固耳如廣材氣橫絕意不可一世使盡其用勢必與人主分功當是時豈獨失貴人之心哉兼亦逢人主之忌矣是故用兵者如程不識則取人主之易如李廣則取人主之忌易與忌人臣難免哉二人者奇正不同短長約等而一時所遭遭若巧相窘焉彼皆爲漢武盡者也不必盡報于漢也謹對

從野堂存稿卷二

明繆昌期著

涇縣潘錫恩校

湖廣鄉試錄序

天啓辛酉

臣惟士舉於楚猶丹銀齒革自荊州入也其貢之則有司之事其  
既貢之則守府之藏也士自今以往臣何知焉臣知臣之所以舉  
士者而已夫士之文章各以其方爲風氣楚文橫厲而雄快其風  
氣耳臣來衡楚惟雅是求而雅和之士臣遂得以神遇之然後知  
楚風之正而嚮之所擬以爲橫厲而雄快者未盡出于其本風也  
今夫楚在南居離明之位而江漢朝宗於海呼吸之氣實與天地  
相通故有王者興楚必先應當文王之盛關雎之化行而江漢之  
閒野夫游女皆有忠臣貞婦之思可弦可詠迨宣王中興其功烈  
多在南紀而尹吉甫者尤能爲穆如肆好之什以風有位王者之

乾坤正氣集

卷三 序五

一

迹存焉故自周之盛以及其季楚有南有雅而不以風名由今觀  
之其所謂南雅者則亦楚之本風也而最後屈子之騷出其旨慘  
以激其思煩以悴其詞誕以荒蓋風之極變矣而君子稱之何也  
臣事君子事父無所於解天之性也而莊周乃曰君臣之義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然則有可逃而脫然逝矣嗟乎此漆園外義之教  
忠之薄也而屈子者直以身砥之是故正諫之不得而以死諫死  
諫之不得而以魂魄諫觀其上下求索扣帝閭而延佇至於陟赫  
戲睨故鄉僕馬悲懷蝘局而不行非所謂怨誹也招之以粉白黛  
黑清馨凍飲窮身安樂而卒不可復彼以爲寧死不失正而已矣  
可謂好色乎夫屈子之於君無所于解者也其猶有厚道也其所  
爲騷則亦南雅之遺而楚之本風也然則楚風之有正變不繫於  
楚而以王道之廢興爲候斷可識矣今上以文王之初載洽陽作

合關雎之化倏忽徧於海宇荆襄郢漢則肅皇帝之豐芑在焉是宜響應之先而上方闢虞門廣厲厚招德意甚盛詩不云乎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於彼朝陽是故諸士雖離以雅和之聲應也諸士出而仕矣亦有感於君臣之際也乎古之君子不得於君放其身戮其名睠顧徘徊而不自已厚之至也今之君子既得於君高其爵豐其祿叫號隳突去不反顧薄之至也厚薄之至皆端於人心而其後相沿以成俗夫關雎之應至於野夫游女化爲忠貞亦云革其俗而已矣彼屈子者猶冀俗之一改而不得之君者也諸士遭時遇主千載一期儻亦有救世革俗之思乎哉臣不佞遇諸士於尺幅之閒喜其不失本風也加勸勉焉蓋曰觀於楚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耳遂書之以報成事

古大夫集序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五

二

余讀元微之之序子美而太息於其言也彼夫上下千載而屈指寥寥以一人總而擅之何其盛歟而跡其生平負薪拾橡轉餓溝壑冀幸天子之哀憐而不可得至於覆雨翻雲千古輕薄之交態緩歎長呻子美之負人歟人之負子美也自詩史之號流傳世之學者沈擬曲換以托於幽憂瘁况之節夫安知性情之何在余乃得古大夫集而異之大夫高門殖學突起西南數千里外而顛顛公車悅憤時事舉目睫之徃徃足跡之偃仰觸古悼今觸今悼古一寓之於詩今其集具在齋居百咏何異于北征咏懷補襪貸穀詎殊于茅屋秋風近體種種悲愉盡變使人讀之恍見其鬚眉而徬徨追賞于嘯歌咏歎之外此其人可知矣昔人謂子美詩夔州以後轉神豈所謂巫山之隱澹白帝之嗟峨另開一境以發人之奇而適然遇之一往沉鬱頓挫不禁之思與崩濤東峽哀猿叫狖

相答而成響也耶悲夫子美當羯胡播逆之秋蓬飄無主卽瀼西之閣東屯之堂亦愴悅寄焉耳大夫夔產也石岫水清與秀韻適敵今天下東西南幸無事大夫得雍容冠帶歸蜀出蜀旣儼然臨長五湖部署天目矣當世不爲負大夫大夫婆娑山郡以其閒上會稽揆禹穴東南之天又另開一境以相助發山川藉之品題靈祇賴以昭告夫非作者之能事歟吾友吳之俊以明經判安吉不及官而以喪聞大夫曲爲經紀又憐其子秀才客之代舍嗟乎此事古人所難而子美當流離轉餓之日纔歎長呻猶冀一見之者也大夫自題其集曰梁父吟亦猶子美之志也夫

己未涉錄序

余自丙辰里居有丙辰涉錄今踵爲己未甚矣余之結於習也前行於丁巳之秋今行于庚申之冬甚矣余之後于時也余無仙家乾坤正氣集卷三百十五  
三  
之玉尺稱量才人又無獨秘之金針引度來者不過以時趣說時趣代兒輩手眼而已嗟乎傳火無盡逝川不歇壬戌之逼己未猶己未之逼丙辰時亦未可據也若欲唐捐往客送媚新人借筆墨之平章作聲援之傳遞亦閒事勞神也哉

閱楚一錄序

論士者舉不知何人之牘而瞥然遇之此所謂天也比拆卷而姓名見撒棘而其人見鑒貌察言問年質里門地之高寒時名之喧寂種種差別于是房選出而出入羸縮意不無一轉則天而之人矣夫人與人之相知也其孰與天余旣出楚闈引見諸士迫鳩其闈卷歸而刻之吳門亦始以志其瞥然之遇而已是爲閱楚一錄

呂輔季稿序

夫南土清嘉文多婉麗北邊蒼莽辭尙沉雄此天地自然之性也

若夫靈心慧手妙劑巧裁五氣合以成質八音調而協響其孰能  
域之余以吳人操吳音者也卽異方之音至其壯弱飛沉延促寬  
儉之數差得聽弦而按節辨其一二一日問門友呂輔季挾一冊  
示余曰是何音余開卷曰殆南音也澤而宕腴而多風非江左而  
能若是輔季令余再覆之余曰異哉直而不牽勁而不險質而不  
俚其燕趙吳越之間乎輔季撫掌曰得之矣此不肖夢熊趙人之  
手而少從兄于吳會者也然去之已廿年所矣覺童子之薰心猶  
在子何以知之余曰未盡也相子之文審子之音生長膏華故無  
寒纖瓊尾之態沐浴清芬故無齷齪鄙野之習早通時譽故無趨  
齷澁縮之氣酌理不竭研味不厭故無浮佻縱脫之筆吾之從子  
也新未知得似否輔季忻然曰約畧有之不敢當也余曰未盡也  
相子之貌而磊砢有正骨省子之言動而整暇有神簡子且超南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五

四

北者也不徒爲剗南北者也能無意乎哉聞子之師趙先生夢白  
者天下名教文章所自出也試以吾言質之

李仲開行卷序

鑑人者南人帶磊砢北人帶文弱各反其土風者得貴法鑑文亦  
然近來北士能文者多美秀而弱不勝衣吾榜如馮如范往往見  
之其文亦不爲昔日之蒼蒼莽莽而標令鮮妍宛然江左風流異  
哉當是靈氣日開呆睫鈍腕都無著處耶始潞河李生以一編來  
贄吾讀未竟見其順比滑澤洮洮疊疊曰此江左風流也掩卷覆  
之應令人眼明必捷且速今果矣夫鵬翼大而目殷故其怒飛也  
必俟培風春燕秋鶴稍受風颺去而已吾固卜李生之連得捷也  
李之先本江陰人吾江陰東京口而襟吳會長江莽流君山聳峙  
蒼蒼莽莽不盡爲吳風之弱而饒有其致乃逗出一枝於燕山易

水之外北而南南而北如李生者豈可測哉

楊育原稿序

每謂文賦千言不如辭達一語達者如水流行初無定質故夫靜  
渚淪漪澄湖浚渟與夫怒浪驚濤山崩石觸風旋雲亂水之態百  
變以獻其奇而無所不達非必平夷澆衍滔滔一瀉之謂達也然  
而滔滔者水性固然或激之或束之或颺之而後奇變出其于水  
性或少違矣東坡作灑澗堆賦謂蜀江險悍將盡銳于瞿塘之口  
若先齟齬其閒而後使之滔滔入峽安行而不怒始悟天爲文而  
有倒有轉有翻有縮有側有突皆故作勢以巧取達者也育原氏  
之文具在靜渚乎澄湖乎山崩石觸風旋雲亂者乎種種有之而  
吾不盡知知其能自爲達夫幽不必窮境而境有餘妍不必盡態  
而態有餘作者不畱筆觀者不畱睫吾讀育原氏之文而自悔其  
乾坤正氣集

卷三

五

鑿也且天下之言文也則利而已矣何以鑿爲雖然育原之在吾  
師門最少且雋舉一達而何以厭少雋心不曰出崑崙下岷峨衝  
巫峽循淮漢注五湖灌三江而放大海斯奇變之無窮而水懷之  
巨麗者哉育原可以莞爾矣

邑劉侯康谷文序

夫文之繁約清濁沉浮高下之數與政通者也政不與文通而心  
通焉讀其文而見其心見其心則知其政矣夫人之有至心者必  
有孤情鬱積頽然不獲已之思故其取資也必約其比物也必芳  
其持已也必克而文耻粉澤政耻鋪張此未可與俗學俗吏言也  
余與邑侯彭澤劉公同南闈舉望之翛然者也再罷公車一遇於  
高唐之旅店酌酒高歌無落魄可憐之色知其軒然者也壬戌成  
進士從房稿中讀其文知其闐然油然復疑然斬然者也拜令得

吾邑邑財瘠而民荒前長令數易吏緣爲奸端莫可究公至爬羅剔抉寢食不遑而尤身自澹約爲僚吏先是故人不能撼百年之痼蔽一日醒起蓋公之於吏也可謂堅且苦矣再展公之文而知公之學堅且苦也公自爲諸生卽有志於學問公車之日久與四方閭人及其鄉之老宿叅微舉勝的有知見故發之于文超忽矯特持世經世種種名言與世之貪常嗜瑣者異趣嗟乎公不爲粉澤之文以便俗也豈爲鋪張之政以愚民哉故曰公之堅且苦也公之心也而世之豔稱公文者曰雋異厭服公政者曰神明不知雋異神明公之耻有其名而不居者也河東有言貞松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于千仞之表於是有貞心勁質用固其本禦攘冰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余於公信然

錢公永游吳草序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五

六

楚錢公永天下才也爲進士業晰而辨輿而服蕩而開其軒翥凌翔之色一展卷而豁人心眼徐而按之浮沉抑揚悉中程度異乎世之叫號墮突張空拳以橫挑時譽者已公永興會標舉選勝登塲飛觴角韻凡竹林之游蓮花之社桃葉柳絲之巷畱連日夕無所不賡唱而當其忽然疑神尋思本業從廣坐謹囂之中索紙疾書文不加點蔚然名篇自公永來游吳而所見如是公永眞天下才也彼其初蘭蕙朝湘暮沅吞雲夢而吐若耶尙不足濡其三寸也而爲吳之游吾吳中無它奇虎邱一拳石太湖一勺水巧立清縈以佐公永尖妍之一致而已公永天下才居廬少閒且挾策而渡江湖黃河涉汶泗及乎燕趙哦黃金之臺吊易水之渡縱觀天子之宮闕苑囿奏上林甘泉而後乘傳駕騑周行天下攬名山大川之勝成一家言可也

姚子雲雨新草序

姚子子雲行其卷曰雨新而以質於余余惟長安窄席新新相逼而獨不能爭元規之勝所見黃沙白埃刻刻相侵若五日不雨則翳朝暎籠夕魄几硯琴書都無色韻而聰明筆舌之用亦若蒙昧而不出吾蓋乞靈于雨長安中偏不厭數矣子雲胸中飽蓬蘆大海之秀且面壁香山碧雲閒嵐光松色鳴泉幽谷一翻雨過無所不佳若夫車塵鞭影近遠爲際開鮮浣宿眼障一空無非雨境無非新境矣文章之道故不積者新不出人知駕虛翻局之爲新不知有屯雲宿霧而後有流潤澍甘積也木末掩而見華石根沒而表翠雖其乞靈於雨者多而如其枯幹一株頑骨一具亦安所受之讀子雲卷滄然沛然必有故也乃以新也氣動機撥吾知其雲行而雨施也不崇朝矣日月光華之際尙自洗濯乎哉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五

七

問世編序

邑之後出者曰梅子程子張子甚才而銳于里社之外自爲一曹一日以其行卷來質予視之有異焉其文不立格界純取機鋒而皆妙于用短所謂寸鐵殺人微羽沒石者也又譬之畫山水者意在筆先韻行墨外不盈尺幅而峯巒洞壑種種畢具吾特未見其宏廓高壁鉅冊長綉設丹青布粉墨肖賢聖之形容傳高深之變態更作如何觀耳度其才足辦無難也且夫君山黃浦霸氣不歇才士朋典來者可畏誰得以一泥丸東封函谷關是三子者皆中原之器非僅一邑之才也書以勸之

梅花社草序

吾郡彥會之盛無如晉陵而士亦連翩起春秋之榜羸過其數亡其膏馥相滋染耶抑名心相炙取也吾江矜獨而寡和士之文如

蠶之絲繭處焉耳近乃有三五爲曹築社司盟以招同好嬰鳴響  
悅蒸合風雲之氣意甚嘉之卽梅花社其一也與茲社者尊宿雖  
少是不一儔其文疎含艷發橫直隱見各標其致而要之清韻遠  
矣夫探梅者探其霜中之姿月中之香水中之影皆所謂韻也諸  
君幽討韻事爲華林東閣之觀夫豈其有炙熱心而破臘先春憑  
借江籬一樹將連翩起也哉

姚節母文太君六十壽序

文太君者長洲姚孟長之母也先萬歷四十四年太君年五十八  
以守節事間被旌門詔故稱姚節母云及是年六十以十二月之  
庚申爲誕辰而孟長迫計偕去南宮試期六十日而近孟長脂車  
而不駕曰必舉母觴而先期召合其宗黨親賓將以次第讌飲畢  
觴事而後啓行趙兄文度其姻也以繆子辱孟長友過而問壽言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十五

八

繆子曰吾何以壽姚母哉凡爲人壽言者皆樂頌其懿美而致禱  
焉乃文氏之重於吳天下莫不聞太君節苦名高而孟長爲之子  
功名可指取其得人得天夫人知之吾何以壽姚母哉無已請推  
其母子相知之際而及孟長所以裴回公車捧觴百拜懽悴交榮  
而不能已己者以爲母壽可乎吾聞太君之課孟長也嚴望孟長  
之致於功名也亟每孟長誦於戰兢爲累日不怡夫人情望子幾  
幾於一第者有所亨其羸也太君謝膏沐辟統綺飲冰齧雪而處  
於孤燈敗帷之間者幾許年矣耳目旣屏寂歷亦忘彼不知天地  
閒何者美好而何所懼亨爲夫亦知孟長非猶夫人子也自童子  
游鄉較不挑不偷疑疑有大人之志諸生十八年公車又七年矣  
不以私請一造於有司稽古好忠孝之節摛辭尙禮義之文於國

家典章人物天下大計具有梗概孟長能不爲能有爲者也其志

節大類母其苦入甘出可以尙往而不窮惟孟長母知之是故以  
歲寒之松柏自老而以春華秋實之用屬孟長孟長自襁褓之中  
與母共飽風露長而發聞於剝薦引類於作穉實勞苦太君太君  
亦資甘於脩脯分鬻於賓筵母子相殉俞者若而年今茲一觴行  
去母而事人矣事人者不可以二婦道也臣道也皆受命於天者  
也爲人婦改面而事人有子雖貴母不得齒於子乃爲人臣貌事  
一而心懷二者比比也然則母雖以子貴子不得齒於母矣母不  
得齒於子卽稱百歲母猶天耳子不得齒於母是母有子而無子  
也故不如無子卽稱百歲母猶天耳母自爲二則自天子爲二則  
天其母二之不可以事人也一之則天下有貞婦有貞臣而因以  
有壽母孟長之不爲二也母知之矣旣去母而事人則此身爲人  
有而不復爲母有會今天下漸多事天人之際種種見端孟長讀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十五

九

書具梗概儻亦慷慨掉躍有風雨魚龍之思乎哉其裴回公車捧  
觴百拜懽悴交榮而不能己己者意或在此而吾謂孟長所以壽  
壽母者亦不出於此夫孟長能極身不二卽此身不復爲母有而  
此極身不二之心還復爲母有雖在長安千里外而貞婦貞臣澹  
清齋肅之氣呼吸可通母神滋悅母命滋長此乃孟長所以壽壽  
母者也昔歐陽氏有母鞠文忠公於四歲之孤以長以教而卒以  
公聞母年七十有二不爲不壽而公之文章風節則與天壤無極  
歐陽母之名亦與無極惟至於與無極而後爲壽母是在孟長之  
能爲文忠公矣孟長有二子亦髫年有志意一日而並遊鄉較人  
目屬之曰此歐陽氏之爲發爲棐者也此又孟長之所以壽壽母  
者也吾何以壽姚母哉以此

去治城之南三十里爲青陽聚許旌陽遜自蜀來游受記諱母成道處也諱母得孝道明五劍術金膏玉液之遺多產龐眉婦人從來久矣今太守張君我先奉其母范太孺人之居在焉其地沃腴宜秔秠穡稌可糗可釀養老之需不外市而家足循河十里朱櫻錯繡一望如火齊瓔珞所謂令人好顏色美志氣不必九華丹者也櫻園之下卽爲瓜田重畛距阡子母相帶元表丹裏之色狸首虎蹯之形則西王母偕上元夫人詣朱炎山陵採食之而甘者也其數者皆宜壽且仙故太孺人久安之不樂就官中養太守備板輿輕軒屢迎致不得於是亟請養以從母子一室相响俞者六年所矣其季子諸孫皆以文藝翔起而太守之仲子業舉於鄉每歲時伏臘太守率子弟酌酒爲壽太孺人顧而樂之融融如也明年萬厯戊午之正月太孺人壽八十太守兄弟方大修家慶二三里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五

十

人圖所以張之乃以頌禱之辭請余蓋讀潘安仁閑居賦而有感於其母子之際也彼夫依京洛傍辟雍靈果參差嘉蔬芳旨林沼之靚深被服之都麗絲竹之鏗鏘其奉甚奢其辭甚足以夸世而艷俗繇君子觀之其母夫人弗樂也何也安仁之母賢母也而安仁之爲子劣子也史稱其拜塵趨貴爲二十四友之首乾沒不已被母數請而尙無省改旣淹蹇不達猥云拙效以蔽其隱不己晚乎故曰其母夫人弗樂也太守則不然自守博士廷尉評尙書度支郎歷官皆常調與安仁一一巧合所差勝者不爲令簿耳太孺人素善飯獨無羸老之疾足以牽懷乃太守畱滯周南當北者再而不願北也以便養故最後廣昌之政成當遷者再而不待遷以不便養故然則太守者以拙養母者也非以母養拙者也是故通籍二十餘年無纖毫濡染以遺太孺人憂歸而飲約自守敕勒

子弟毋廣營毋干謁毋傲侮間左然必曰太孺人之教太孺人不自居必曰此先贈公之教噫太孺人賢母也推贈公之教教子孫太守服教無斃卽太孺人飲食甘夢魂恬爲樂未央較潘母所收於子者厘厘耳目細娛孰喻勝哉況乎青暘爲化人之鄉其土風物產皆足以養老而引年如前所云尤不誣者吾又聞太孺人之爲婦孝婦也集靈通明呼吸謔母卽不得仙上壽可必則太守所際於親得天多矣太守余友也余將升堂而壽母焉藉里人之請樂致其頌禱如此若其冠帔之榮子孫之盛與其君子澄源先生之爲名賢則夫人能述可略也已

封諫議鎮東沈太翁七十壽序

今上御極大推恩中外仕者皆得以其貴貴其所生而京朝廡仕自外入自卑冗遷皆得從今秩徙衰號有加于是封君之冠蓋曷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十五

十一

奕閭左其年高耆宿者金章白髮掩映於賓筵里社間子孫歲時上壽極舞絲之娛而及其懸弧之辰大合樂饗客守相之幣璧戚友之餼率溢集其門此亦鄉里之榮觀而臣子之幸邁也然而盛德之父懍然懼而純孝之子有懍然思者懼夫受命於君與受算於天者無以仰承萬一思夫鐘鼎之養與菽水之權先後於親志不知孰厭也夫無以仰承則何以自壽無以厭志則何以壽親此亦爲人父子者之曠而吉祥善事之缺陷矣楚有沈太公鎮東先生者今吏科右給諫斗仲之父也少攻書能文章連不得志於有司去而修其世業其色養二人愉如也送往追遠合異聯同睦其族調其姊肫如也處鄉黨寬如也排人之難解人之紛汲汲如也若夫役田祭田貽宗人百世之利者約束惟謹遂爲沈氏功令矣太公之行修於身教於家勃發聞於斗仲登制科宰壯縣徵拜鎮

垣爲天子耳目之司而太公夷然弗有子也再遇覃恩得晉封如今官而夷然弗有官也章服軒車偶一御之曰不如短褐徒步之適也居家矻矻課耕讀如初斗仲念其勞苦甚以書迎之燕邸太公欣然來曰吾將策蹇探西山爽氣乎勿以貴游濶我也斗仲矢忠赤數感慨言天下事至於指斥佞相抨擊權樞諤無所避人主之俞不勝拂攫龍鱗而履虎口者時岌岌焉而太公顧色喜曰是可以報上恩也已屬者曹節侯覽之禍株引名流斗仲逆折附麗書入左掖三日不報聞者咋舌而太公恬安之曰脫有不測自諫官分耳何怖乎君子是以知太公之善教忠也於是太公年七十矣仲秋之月四日是爲懸弧之晨斗仲將具觴太公曰此中正可觴我勝於居里門而走幣璧餼率者也吾黨之友斗仲者聞其說約往觴之昌期則謂人之自壽與其子之所以壽親有道焉非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五

十一

以人爵與天年也夫太公孝弟通神明忠信孚宗黨不有其子貴而有以貴子如此則可謂能自壽矣斗仲以君報親以身報君精誠之極至於收雷霆之威而時撥雲霧之翳如此則可謂能壽親矣或者曰太公兩輔哲澤五官無恙而三飯有加是爲壽者徵四子十五孫多明經文學其繼斗仲而起者穰穰也是爲壽者境而昌期舉不以壽公輒書其父子之間大者如此以風夫父之教忠而子之養志者竊附于祝者之辭

內兄李貫之先生七十壽序

貫之李先生余內之兄兄之學行高不韻于俗而爲好古大雅之士所推重至稱之曰近復先生而不以字鄉人亦稱之曰先生而余從內之稱則曰兄天啓六年丙寅兄壽七十中外之宗戚遠邇之執友皆往觴觴必侑以辭余不可已而不可以世辭侑也余與

兒童稚相親垂四十餘年兄老而余亦逾耆矣自余館兄家所閱夷險榮瘁苦樂之境兩家約略相同而余與兄性行之淨沉重輕亦差有異至于奇文相賞疑義相析廉隅相砥余所受薰于兄者實多是故不可世辭侑也憶余髫髻從兄于弱冠兄已儼然儒先長者不致以狎進也窺其架上有手錄一編丹鉛甚具則唐荆川先生集選也當是時濟南婁東之集盛行莫有舉晉江毘陵者尊毘陵余弗信也兄因告之以晉江毘陵爲唐宋六家之嫡冢而推本于六籍曰必從此入余心識之是年余補諸生而兄踰躓里選久之亦補諸生其科舉業甚工于毛詩諸義尤嫺雅稱當家兄又哲于時文之利病余凡有作必舉相質兄爲指摘瑕疵無少假余必得兄首肯而後厭若其漁獵群書汎瀾百氏目涉口誦手注筆筌兄自喜以爲書淫傳僻而余意在干祿不暇也婁東旣歿乃稍

乾坤正氣集

卷三阜五

三

有稱說晉江毘陵者而余後解諸生縛漸求古人文章意義之所存始知六家之學而服兄之卓識余幸晚遇備官史局兄遺書長安勉以極身報主之義且曰子幸居文學論思之地而不盡讀天下之書料理天下之事空自負負國家耳余愧服其言以余之不肖不自慎重甫拜官而冒黨嫌再就列而中黨禍今且蹈不測之罪蒙當局之譏而兄不以我爲點也余愧感其意則余何以壽兄哉余間之士壽有三壽國壽家壽身而年壽不與焉壽國者安社稷無疆者也壽家者續箕裘勿替者也壽身者保名行不虧者也然壽國必藉有位有位必需遇合惟家與身爲可勉兄少更家難周旋吾外舅復菴公于險阻卒能一手搯柱保全其室家以待後人之興起至今而赤岸之里巍然闕閱矣念厥祖戒菴公之績學弗耀而表章其遺書則河汾獻公之思也世譜成而人各有紀勸

誠凜然則近世崆峒家傳之法也割田築室規爲一區聚宗人之無恒產者耕讀其中則范氏義田之意也凡此皆兄所以壽親壽祖先壽宗族者吾曰壽家也守諸生三十餘年落落寡遇未嘗借尺牘挾行卷以費于有司家世豐隆而無縟食鮮衣之奉非其田不食非其有不取不失身于可賤不徇人以非禮性好異書自汗青油素以至金石之文斷煙斷楮在千里內外者無所不購致諸文匠心而出錯落今古合於天則識者以爲有盛世遺民之風焉晚好曲臺之學將刪其注疏撮其指歸成一家之說則庶幾博文而約禮矣凡此皆兄所以壽名壽行壽心志者吾曰壽身也兄既以逢掖老田間所聞朝政得失人才進退未嘗不留心而籍記之遇耳目怪事則咄咄歎天下無男子使若輩縱橫蓋兄強力敢來故恍惚若此兄豈遂忘人國事哉惜乎其不遇時正惟其不遇時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十五

十四

而得歛其壽國之精神以專之身與家且夫壽家非堂構之謂而壽身非長生久視之謂也河汾有言仁義不修孝弟不立奚爲長生兄之仁義修矣孝弟立矣當從心之年而猶不忘踰矩之戒此所以爲兄也余故不以長生視而以兄之所已效者祝蓋曰身與家者士之所得長有而河汾之所謂仁義孝弟卽夫子之所謂矩也兄其首肯乎爰次其語授諸子之爲兄甥者班中外子弟之後而觴焉是歲之王正立春九日也時兄子爾承方爲京朝官適遇慶典當有推封爾承能讀父書亦不以一官重若翁也已

太學警字蔡翁八十壽序

萬厯之甲戌閩漳有三蔡齊以進士顯名後龍巖漳浦先後出入御史臺時躡時起而龍溪僅以計部郎終然至今縉紳間尙知有計部不知計部之有仲爲警字翁孝友實行君子也翁之壯也挾

策游北雍文章意氣伯仲競爽比伯氏舉南宮則慨然自罷曰兄出弟處不亦可乎于是笥巾襦而斑采日以代兄養投不律而牙籌日以代兄秉囊家廩而佐月俸日以助兄廉當是時翁之家政與計部之宦業相表裏者十餘年使太公安于家計部安于邸翁有力焉及計部之宦業不究而翁乃盡究之於家復推其家學以究之於子孫子孫次第爲諸生隸太學上舍而翁益斥其美縱與閩之名士及四方之賢豪長者游駸駸起矣其小者亦皆蘭茁玉芽映帶左右而翁碧瞳丹輔婆娑鼓腹而撫之几杖之間甚樂也是歲丁己翁壽八十矣其冢孫之隸南太學者曰周甫氏偶遇予于虎邱之僧寮贄其文文楚楚爲點定以去他日又問予于虞山則頓首以祝者之辭請而述翁大者如是我則謂周甫子之大父里居而雲臥年至而神強庶幾于古之黃髮耆老使惇史祝之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十五

五

無愧辭者而余何能爲役將連引所謂樂期休慮靜虛元素之術以擬翁翁必不受不然而舉范少伯且富且僊龍蛇屈信之用以擬翁翁亦以爲謾我無已請就翁取身有者而頌之可乎夫眞宰之所嘿警者盡也私嚮者餘也如子所稱翁殆善用餘者也且夫翁盛年嘗操三寸管隨伯氏後業已秀池塘之句蜚壁水之聲矣干將之鏗一不効收而匣之可謂不盡其才有計然白圭之策而不爲一切苛取推燥分甘與俗流通可謂不盡其殖生長膏華耳目始適而無鮮衣怒馬之容與柔曼都麗之好可謂不盡其享夫不盡者能用其餘者也氣有餘蓄精有餘固而神有餘恬翁且長生久視于人閒永永無算必矣周甫勉旃整健翩而凌厲飾羽毛以高飛俟翁之爲九十百歲者周甫擁傳衣錦而歸進綠玉之杖奉紫霞之觴翁樂更何如也子歸矣始以吾言奏之翁其左手擘

荔枝右手拈車蛤堯然而盡三爵也哉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五

六

從野堂存稿

涇縣潘錫恩校

從野堂存稿

明繆昌期著

涇縣潘錫恩校

明資善大夫工部尚書贈太子太保用齋劉公墓誌銘

代

隆萬之際任邱有二劉先生以兄弟起家制科顯名卿佐出入朝野鬱然鉅公天下望其並大用且並盡其用者爲今少宰復齋公與其兄大司空用齋公少宰方以純德不貳受知人主爲時嚮之所尤急而當其逡巡未應則大司空先以劬勩盡瘁卒於位矣天子聞而震悼下所司議贈議膺議祭議葬若太常之謚以俟彙給蓋異數也至是少宰將以天子之命治公喪而先期藉孫官允承宗之狀來屬余銘余不能辭按狀公諱元霖字元澤號用齋先世興州人其徙任邱自五世祖興始也五傳而爲公父柱峯公勃配章氏公母也柱峯公舉嘉靖庚戌進士歷河南按察司僉事其封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六

一

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章封淑人以少宰貴其贈工部尚書加封淑人爲太夫人以公貴蓋太夫人生三子伯氏少宰公元震公其仲也初太公夢虎躍于庭寤而生公以爲祥弱冠舉順天己卯試明年庚辰成進士授安陽令安陽故劇邑宗藩武衛相錯俗悍而好訟公行問政于少宰少宰念弟年少氣盛第曰無滋他夢去其太甚者而已公唯唯受教一以清靜理之至其均徭平賦弭盜賑荒興學較重教化至今奉爲絜令焉遂以治最擢銓曹郎時銓政方苦踞蹻與官府筋不相下上意有所猜防頗用不測諸曹郎有空署逐者公不隨不激調劑其間無私德亦無私怨故周歷四司不被纖謫遂擢常少提督四夷館久之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督其軍務公至則持大體推至誠激揚文武吏而盡其材其子防海備倭尤兢兢當是時朝鮮用兵而徵調之

議起公投箸起曰倭患在北而窺伺在東南且將習兵兵習地更置于不經之地而數試以無常之人是兩虛也爰上調兵五事部檄以薊將來統浙兵者公疏極言其不可而一意脩浙西兵務以備非常于是條列六事又摘緊要四事上請其于選將練兵足餉大者鑿鑿乎其言之也無何礦議起而鑿山之使出無何權議起而市舶稅課之使踵至公累疏陳其不可大略謂浙頻歲以來徵調繁興庫藏已盡室家已空浙兵不能一意防倭安能分兵防礦漁商之稅原抵額餉安得借以搯餉言極愷切俱寢不報若輩亦畏公神明漸受公約束不至大騷會浙西東水旱非時公因請改折南糧本色京絹絲綿等項并緩一切帶征于是民困稍甦歲不爲蓄浙歲苦織造其額費至巨萬而解駁增造之費復無算公因請寬運請減數請給袍料機料先後區畫秋毫不派民間而工不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六

二

告病蓋公自念以填撫之任當時事之艱上籌國計下恤民生至心血爲枯其憂危之辭亦屢形于章奏云在鎮八年以考績加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公念親老先後請告十餘上不得竟以太公憂歸里服闋天子以大工正殷卽家拜公少司空公念太夫人春秋高陳情乞身又不得以太夫人趨行乃入入卽視尙書事時庫藏告竭工作紛紜而外解題畱之數日益公一意節縮罷一切不急之務其不可罷則擇郎吏心計者計之一二年間遂積至九十餘萬公復念將作之弊中涓爲窟而奸徒與之表裏今無事不叅中涓無役不隸中涓而欲去浮淫之靈清冒濫之源勢不可得每事抗章爭之陳璫永壽自負得上好借工作要金錢于例外公執弗與內官監傳造南京器皿溢額公勒止無溢額稅璫以燒造責辦浙江土青又責運鮮紅等器公請一切停省璫又借北虜要賞

名乞加派二十萬照改段織造又請造冊封冠頂用珠翠料以千萬計公疏俱極言不可故事京商買辦物料中涓督收墊費爲煩有領直僅供墊費亦有不足墊費者既貸辦料又貸緩比公備陳鋪墊之苦請一切禁除又念饑人多從貴人關請得預支佑直無關請者稽留至數歲公乃權其閒劇以次支給遂無敢預請者凡公所抗執與其刻剔多與中涓貴人相左誠戰戰難之至于汰夫匠之奸冒嚴帑金之貸辦雖一銖一環不肯輕假而公自以爲管鑰在手易爲操扇者矣初採木役下川湖貴三省其大木以數十百萬價以九百餘萬公念地方力竭酌量事宜彙入議以請諸陵橋梁鳩工已閱五年費可十六萬而監督司官且更七八人不就公以久任責成請黃河告決歲糜水衡金錢迄無成勞公以嚴失事預儲備委任州縣分別功罪請所言皆天下大計識者韙之先

章坤正氣集

卷三百六

三

是公念太夫人屢疏乞歸既晉尙書得以恩命及二人圖歸益切會慈聖喪有事山陵病寒遂不起時萬曆之四十二年甲寅三月之五日也年止五十九公經濟遠猷不究于年悲夫配李氏贈淑人繼張氏封淑人再繼徐氏子一允星官生側室方氏出聘右春坊右中允孫公承宗女女一亦方出許李嗣勳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原余唯末世士大夫伸眉抗腕好議論鮮功實有能精白一心以纖勤周慎佐國家之急貽百世之利而不見名如公者殆難言哉公在浙內存撫百姓外治兵食譚笑調二璫於股掌可謂文武材矣乃將作之政去浮剔靈力與中人抗而上每屈己以從之不可謂不遇公不死必有以平衡之績表見者而今已矣銘

曰

公之啓祥夢虎跳頭占云其吉亦帶用光安陽之政如刀發銚人

領藻鏡爲裴爲王帝授節鉞綱紀越方島夷蠢動調發倉皇乃飭  
餘艘乃治餼糧籽軸瓶罍亦孔之傷民以膏雨吏以威霜天子曰  
都休汝疆塲百工之事汝其朕相公用節縮遏其濫觴竹頭木屑  
算及針芒智殫精竭星殞人亡天子曰吁奪我棟梁是唯勞臣可  
靳表章設施建旄赫赫揚揚豐碑大隧賁此幽房國史系辭干載  
芬芳

明敕贈徵仕郎行人司行人未二公繼配贈孺人楊氏祔葬  
墓誌銘

大行宋泰侯與昌期前後同出會稽錢先生門相視莫逆握手談  
肺腑余得備稔其家世壬戌季冬余役潁川泰侯役京州車轄接  
于東陽雪中治具遮賓主及河而馬首東西歷癸甲鱗次報竣泰  
侯以今上推恩得移贈其父警箴公如其官有詔改行人七品階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六

四

於是警箴公再及贈而母周繼母楊並得贈孺人實異數云一日  
泰侯過余再拜跪而請曰敢以繼母之不朽累子也吾父母之葬  
也業有銘獨吾繼母闕然聞法有追銘惟史氏銘助章天語母受  
倍華子其圖之余受狀讀其辭絕痛孺人楊氏沂州衛籍楊太公  
欽女也初周孺人室於贈公三年舉泰侯而病病久之輒請於舅  
姑卜求賢淑以自代而聘孺人謂周孺人達而遠必有後也比  
周歿孺人入則閒靜有婦儀恒終日嘿坐無嬉笑亦無跛踣妯娌  
皆嚴之當是時贈公家窶甚析箸受童牛一蹺驢一廐於簷孺人  
雪夜手飼至皸瘵不言苦晝驅一穉婢從道上拾牛馬遺手自勻  
薪以炊炊煙觸鼻睫涕淚垂垂下無躁容贈公嗜古攻學以其學  
教授四方十九在外歸則丹鉛一室早夜以哦忘其饑疲一切細  
瑣俱委孺人孺人一身且織紉且并春且指畫農桑卒以寬贈公

於學贈公遂成名儒然數奇累黜塲屋兩辱人春秋高矣脩庭之入僅足供甘脆皆孺人手調進之而口所噉者糠覈菜根而已初孺人之入也泰侯纔二齡孤雛哀哀贈公念伯奇子騫之事爲擇保乳寄養於外家孺人泣請迎抱以歸痾瘡燥濕必摩必復聞夜半讀書聲糜粥勞苦以爲常其後憐愛新婦亦如之庚子泰侯舉於鄉孺人率子婦酌周孺人之主曰徼天之靈幸以孺子立矣聞者皆歎息泣下所生子鳴世負才憂貧思棄去儒而用奇自振孺人曰貧與儒自吾家之常憂何爲乎去何之乎不如從兄下帷適闔古之則也汝從淮吾不汝女他儀法訓誠多可傳孺人生嘉靖丁巳歿萬曆癸丑年五十八以歿之年十二月二十日附贈公之兆男四人鳴梧鳴世鳴琚鳴漢鳴梧卽泰侯己未進士今官行人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六

五

鳴琚鳴漢側任出獨鳴世自孺人出女二人贈公諱曰乾歲貢土昌期讀狀而歎曰夫後先之際人所難言也方周孺人求賢自代豈其必以孩抱託之卽贈公亦裴回却顧不敢付之所不可知之人而孺人忘其爲何人子也鞠育教誨及於成名而後告之逝者若踐要約然豈非盛德至心哉周孺人之有後於宋也孺人之食報於大行也皆天道也是宜銘銘曰

用婦代男躬百瘁用母代母恩斯倍終食其福天語至永世有儼信幽隧

明敕贈文林郎浙江金華府東陽縣知縣暨陽貢公暨配周孺人合葬墓誌銘

友人貢國祺以萬曆乙巳十二月癸亥葬其父暨陽公母周於龜山祖塋之次有形家來視之曰此吉壤也而未得穴移之數武厥

後大昌卜如其說乃以辛亥之十二月癸亥卽其地改葬公周祔焉葬未有銘國祺以屬昌期昌期曰諾時昌期與國祺偕公車旣昌期守史館國祺數遺書徵前諾昌期曰子先君之志在子以子之文必達需之天語且至天語至史作銘不尤張乎及己未國祺果成進士拜東陽令三年獲推贈公如其官周爲孺人於是國祺自東陽迫徵前諾銘不可已按狀貢之先大名蒲城人也宋蹕南徙於宣城勝國時有師元者仕江陰州學教授遂家焉六傳而爲山東按察司僉事諱安甫舉宏治丙辰進士正德初爲南臺御史借其寮薄彥徽等疏斥璫瑾受杖削籍再起自罷忠孝有聞是爲學靜先生學靜先生之季爲太學諸生龍陽翁諱蕃龍陽翁之季爲公諱賦字明善別號暨陽公少也穎故龍陽公發先世之書授之而課以舉業甚勤其業佹就而龍陽翁憊徭役念無所得代者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六

六

遂縱令棄去儒公枕爽有志略善劈劃其治家不苛屑而操其大御僮僕以寬而能盡其力旣已楮柱門戶而故產倍拓龍陽翁曰是善幹吾蠱然公自念以世家子伏抑隴畝其細已甚亦復何能齷齪效鄉里婦孺所爲故其疏財市義拯危賑乏日亟亟如饑渴人有券謁卒見負如棄糶稗坦率開霽掇肺腑與人無纖毫覆藏亦不能藏人之隱意所不平雖親暱不假至刺刺面數之或乘酒媢罵其人避席走不敢有反唇惟公生平無背憎人亦少怨里豪睨公產數起危事撼公飛鉗密網風波肆興公不爲動至於急兄之難盡力號呼如身在湯火卽挫產洗橐不悔矣龍陽公好飲飲客公亦好飲飲客客至呼酒子姓班側引觴滿酌頽然就醉迭起爲壽父子兄弟之間或促數糺逃或嘯歌唱答而不失其度人謂貢氏世有酒德云公治生之暇得涉覽稗史於司馬氏通鑑則手

披口誦不輟每詔國祺曰此仕學本領也晚節益自瀟灑蒔花種藥小築悠然邑宰聞而賢之賓以鄉飲酒之禮最後推恩詔子爵一級公逡巡弗應也天性孝友事嫡母趙如所自出撫嫡兄之孤如己子王氏姑孀而貧迎養之終其身尤畱意於宗牒取宣城陽阡晉陵諸派蔓失據者整齊其世次彙爲一編曰今後世子孫無忘本支也孺人顧山周氏婉孌宜家其爲庶子婦能孝于嫡姑爲嫡能慈其諸庶布裙蔬食拮据生事卒起家凡公所爲送往事居以教以養皆孺人有勳焉公生以嘉靖乙未十月丙申歿以萬曆乙巳三月辛巳孺人生以嘉靖丁酉四月甲子以萬曆丁酉六月庚辰先公歿當孺人之歿也不及見國祺之舉公見舉矣不及見登第嗟乎此國祺之所以追慕悲咽不能自解而必徵銘於史以托不朽者也昌期謂公布衣名教陽秋在吻而要歸於長者使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十六

七

公在今藉有封號以表率於鄉化其訛俗又獲推其子之餘祿以頒施其宗黨其行義更有足述而惜乎其不逮也追爲之銘抑亦里人之思不獨塞孝子之悲也已男子五人萬邦萬善萬象修齡啓齡修齡卽國祺以萬程名萬歷癸卯舉鄉公治命更今名試禮部萬曆己未進士今任東陽縣知縣萬邦娶薛萬善妻葛萬象娶趙修齡娶徐啓齡娶許女二一適周一適郁銘曰

嶽嶽柱下邦之司直棄官便養孝思夔慄身歛道沖其用弗克以畀孫子食舊之德爾位不登受其肝赤傳德龔訓亦曰作式龜山之陽有墳其特十稔而興兆語不忒篆以識之來章疊錫

明故浙江金華府湯溪令秦君允言墓誌銘

萬曆壬辰有詔選郡邑士旣稟之儁者入太學而南中選號得人魁名翔出無錫秦允言選中之儁也方其入太學而祭酒爲秀水

馮開之先生先生自負經生導師手筆點次遂成品目而允言特見寵異先生又因允言得其仲允德文而大異之取謝句花萼嬰鳴爲識而允言顧落落自守更都試不利意豁如也允德以庚子同余舉白下庚戌死公車允言歎羽翼之差池而名塲之悞人也遂棄公車不復理久之謁選得金華之湯溪合湯溪故瘠陋又連中祿民去爲盜窟不可窮允言首詰盜縛其魁而釋之使盡輸其主名而挾之以編搜諸窟盜悉平有大猾而見法者某某久竄匿出入詭秘不可跡允言以計縛之郡司理入某賄爲婉解允言若弗喻立寘之法以是失司理心而司理竟以他敗人是以多允言之執而前去令者沒庫鑿至六千有奇允言不忍他坐又不欲顯斥其名則爲節縮他費績纖累奏以償其刻苦爲隱厚又如此允言令三年湯溪大治臺使者交薦至擬之治行異等而允言竟以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十六

八

勞瘁卒于官湯溪之民所爲號哭也悲夫憶丙申丁酉之間余與允言遽館于涇里與今孝廉顧夾之講菽余每從夾之徵秦先生指授若何夾之曰秦先生不帖帖菽家言偶有意會微言提唱而已性樂酒德舉杯引滿且讀且嚼當菽戰之殷也與浹白汗交流恐不得當而秦先生寬止之曰且進酒余是以知允言凝神遠穆其中必有異者而人則謂允言頽然自放一切與世抹殺乃其試吏精心敏辨卽一時老吏遜以爲弗如至刻苦盡瘁以死而後人知允言才守爲當世有用人使其早遇合對策發科功名豈勝量哉允言名延默別號念橋娶吳氏父邑諸生楷母史碩人男二重甲重采女二婚姻皆士族允言生嘉靖辛酉卒萬曆丙辰年五十六以丁巳十二月丙申葬于楊灣之新阡而重甲次狀謁余銘銘

曰

梁溪之秦系自淮海端敏嗣興奕葉璨瓏子與二仲妙有才技酒  
鎗棋局跌宕文史子之折腰亦爲貧使到官受事素餐激恥櫛垢  
爬痒民曰樂只功緒有聞祿乃止此不贏其躬後食其社鑽石埋  
辭告百千祀

明故溧水學訓導芝菴趙先生墓誌銘

先生趙氏諱樹恒字茂一別號芝菴趙之先出宋宗室潞恭憲王  
元佐五傳而有朝請大夫士鵬者出守江陰軍遂家江陰之砂山  
石橋里家世廬墓俱在砂山陰歷宋元以來無他徙子孫多賢且  
貴其在祀典者宋則秘書發明則孝子鉉語具邑乘中孝子之六  
傳爲文學抱元公從洛則先生父也娶夏而生先生先生弱冠補  
諸生連試督學開府皆第一方嘉靖末時文糜爛先生獨以清新  
受造奪其曹一日名噪邑里當是時砂山之趙宗方盛通朝籍者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六

九

二人縫掖數十人推先生爲後出之儒先生清峭壁立有神簡尙  
風節齒牙出入一宗以爲律令按察武選二公皆曰吾家名教屬  
阿恒擔去矣其推重如此已屢試京兆皆不利歸雖英華銷落而  
風格整峻如故邇延久之以齒貢謁選人得應天之溧水訓非其  
好也其甫至溧水而爲令者鄙意若以腐鼠相嚇先生曰一老廣  
文曰噉齋前首稽有何佳味而謂我難割耶歸休矣會令以遷去  
而代者爲嘉興徐公一再見先生而心折曰古人哉趙先生也願  
折節與先生交先生曰老儻沓拖不能以骨體事明公請明公寬  
其禮法而可徐公曰善暇則綸巾葛服提一榼扣齋扉先生亦時  
出薇蕨佐以少炙兩人促膝娓娓清言雅諱至夜闌不休然先生  
所言皆千古六合絕不與邑事卽語涉諸生不過稱引課業或爲  
貧苦屈抑者道地而已亦絕不令其人知徐公久而愈親之人謂

徐公爲令賢有名其力能致先生六館否亦百里者一日以蘆江授徙卽徐公愕不知所自于是先生歸矣諸生設祖帳祖先生至數十里不絕有追隨抵家雪涕而別者人謂一時師儒令長學宮弟子之相得前此未曾有也先生歸而闔門自老盡謝里巷酒食與一切郡邑交前後邑大夫慕先生名每歲以鄉飲禮賓先生先生弗應也先生性伉直面骨嶮峭口不藏人過意所非是義形于色在富貴人坐中小不當意便拂衣起去咄咄不止尤不與小人作緣小人望而走匿以不遇先生呵叱爲幸嗚呼此豈逢世之人也哉然潔身修行五十年讀書談道屢空晏如窮途薄宦不從里中貴人乞一紙薦書其與徐公風塵遇合最稱知己先生曰吾不願受知己恩嗚呼先生可謂介性孤立矜然不滓者矣錢太史受之爲孝廉時過溧水遇彼中諸生道先生遺事受之曰先生且死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十六

十

矣諸生聞者皆泣下卽日相率詣令請祀先生學宮令新建徐公若谷因爲表章甚力會學使者缺而徐公且應召去爲具草應祀者狀數千言今尙有待云先生居家孝友節縮已養養其伯氏至篤老益恭病寢劇治二木以其一待兄猶強起視匠事曰不幸先兄薨螻蟻吾不忍此三尺之題付之不知何人之手也羽翼宗人獎其少儻而繩其不率當先生在在其見繩者不無微反唇比歿而盡族哀之曰天乎何奪我趙氏干城也嗚呼先生自有本根與世之溪刻爲名附外薄內者爲敵可以風矣先生卒以萬厯丁未其生爲嘉靖庚子年六十八始娶于花饒婦德先先生十八年歿有四女無子晚納劉氏妾舉一子名輝祖聘貢文學隆祐女先生歿時輝祖纔四歲已失母劉矣先生托孤于貢而以少貴產屬之花孺人四女者一適吳一適貢一適蔣一適繆劉復有一女適貢先

生歿三年而一子者復以警廢諸壻謀于其伯氏以今年辛亥之  
二月甲申日挈遺孤葬先生于砂山祖塋之東而徙花孺人兆合  
焉劉亦得耐女之適繆者卽余從子尊貞婦尊貞以贅壻受先生  
托與貢共撫其孤及是手趙之宗賢釋廕狀來問銘嗚呼余先人  
辱交于先生先生以爾汝視余余慙少諧獨先生以爲可有眼前  
不平事以告先生先生或唾或罵或泣或笑先生死里中無可語  
者矣然則銘先生者必昌期也先生志也銘曰

生也逢曰徐公死也逢曰徐公嘉興引手遭狙兇新建秉筆事從  
容徐公徐公兩不終侷絕一綫寄孤童朦朦在綱命奇窮我欲問  
天無所從泣而書石告幽宮已乎先生竟何逢蒼松白石伴清風

歐太學生程君公甫墓誌銘

自余守諸生而休寧程生廷灝與其從兄弟暨從子數輩來問業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六

七

余舍不能容至別蹶舍以居逾三載而後其羣從各散去獨灝之  
相依如故余間問灝以若之家事紛若翁亦漸老何以脫然無內  
顧憂灝對曰有伯氏在大人委家秉授之一切治辦縱灝輩使學  
于四方以灝得事先生幸甚遺書戒勿歸也一日而其家人以急  
告曰程之祖墓爲里狙所誣齧且搆飛語聞于有司事岌岌矣生  
告歸越數月而灝復至余謂此事了矣灝曰未了也有伯氏在曰  
彼曲我直吾能据義爭之何與若事而僕僕廢業爲余因竊歎程  
伯子之賢且才也遺其父以安也就其弟于學也易曰子克家伯  
子之謂乎又從容語灝兄弟均勞義也長者勞而少者佚可乎灝  
感余言再理裝歸後五年其事始白而生亦不能數來遊矣余旣  
第守燕中一日灝忽至余喜欲狂而察其色憐甚再拜起曰茲來  
非以問業也爲伯氏問不朽也伯氏死矣而又以溺死先生知其

人于十年之前而天之報之于十年之後如此奇酷吾父以下迫欲死計得小慰地上者地中片石耳惟先生憐之余既不忍拂瀨而又不能爲新都之文辭以光程氏乘且奈何姑按狀書之程之先自晉新安守元譚公始也凡若干傳而爲處士公某則君祖也父光祿公某娶于某而生君君名廷溥字公甫弱冠補郡諸生遊太學挫南北試者久之而君志彌勵下帷攻苦冀得一雋以娛老親而里狙之難作矣其業再殖再落俱以家紛故頃歲以光祿公命有事廬江自眞州迤江流而上抵江浦而颶風作檣倒舟覆一舟人皆溺從僕中有遇救得免者馳報南都諸家人在南者急來構君屍三日夜始得君之子允棨奔自錢塘視其顏若生乃含而殮焉計聞新都其父母哭之曰吾無以佚老矣諸弟哭之曰吾無所稟成矣宗黨哭之曰養者孤者貧乏者誰爲卹矣環里巷哭之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六

十一

曰急莫告矣紛莫解矣嗟乎伯子之爲伯子可知也彼非獨克家也竟其才志足爲世緩急焉以一縫掖死卽死耳死而死于波濤天可問耶君生嘉靖丙寅歿萬曆癸丑年止四十八配王氏生一子允棨娶于吳允棨奉其喪之錢塘復自錢塘歸葬于某縣某山之某原葬以某年某月某日銘曰

爾祥步緩視而卒以溺死若或使雖則溺死弔者如市脫魚腹返平陸封馬鬣卜兆協我識爾宮爾後其隆

明故夏室屈孺人墓誌銘

孺人屈氏郡諸生夏孟睿妻也父曰蛟祖曰泰曾祖曰霖舉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官刑部員外郎霖兄震蒙其外氏陶以字廷威行陶廷威舉宏治六年進士官南京戶部主事邑人猶稱之曰大小屈兄弟俱以清勤死官下其子孫不能名一環夏之先歷有聞從

壽與廷威同進士舉積官至御史中丞餘乙科居令守不絕至嘉靖之末而夏宗亦替于是妣氏申辭曰兩姓舊德耦俱兆興屈女所以歸夏也舅曰禮疇翁姑曰蔣媪居貧相攻苦爲生而自孟睿兒穎則縱令游學膏火楮筆悉仰給于耕紆孺人十八入門班諸婦晝夜作井臼之間機杼札札矣問衣佐餽必服必嘗翁媪曰是善事我于是孟睿得一意讀名翔起開弟子講席者二十年束修所入市少甘鮮以進翁媪孺人則菜羹一盂練布裙一幅蓋恬安之孟睿數從外借文士來孺人前釀醴作醢料鸞腊以待呼酒炙酒炙連屬俱美好粹不知其爲貧家爨下之跡去客數武簾屏肅然匕之掠于釜者其聲微君子以爲謹孟睿旣五困棘闈頽然杳拖有自憐之色孺人譬解之曰數也妾聞高門愈下不極不通何必子身矣姑教兒自孺人歸四十餘年孟睿素業不加贏然屢更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六

三

儉歲衆大小猶接食平居煖燠卽其家亦自忘貧庀一婚一嫁營兩喪曳長覆短卒使無見綻裂皆孺人勞萬厯四十三年十二月二日以疾終壽止六十自孺人歿而孟睿悲思不已儼古人悼亡之篇作五歌繆氏覽之曰夫婦之情止諸禮義如安仁畱聃子翰墨文通佇望于月華盛年之思亦半爲情溺耳若夫青衫白髮荼蓼備嘗而早有鹿車牛衣之感晚無司隸京兆之遇凡屬有心何能遣此君子所以愈增伉儷之重者也孟睿名九思一子貢球邑諸生一女嫁繆維楨後其歿之三年萬厯戊午十一月之王寅葬後河之新阡昌期出自夏母黨之感兄孟睿而嫂孺人少與孟睿同學出入較菽必俱知其家熟役固無辭而先世與屈兩公中表故敘其家世爲稍詳銘曰

噫孺人四十年勞薪一簪不著身生世不諧嫁士人東家之子流

珠璣西家有嫗困陳陳一日而死委黃塵羞壁布幣我不銘爲爾  
君子揚爾芬爾祖之祀莫或承原本書之存其名噫孺人死則贏  
明故邑諸生陶季公暨配何孺人合葬墓誌銘

龜山之東麓盡而平疇接有方塘者三滋滄澹澹可灌可漁前貢  
士陶先生元之居在焉先生學行有間里人卽其居稱之曰三塘  
先生晚歲以明經上公車竟死于道有子三人皆以諸生世其業  
長公光祚早當戶年六十餘考終次公應科今八十二矣步履飲  
噉猶如五六十人獨季公光憲以孤童起年止踰艾後十八年而  
其子舜選始克奉公與公配何孺人之柩合窆于龜山之祖塋其  
可哀也已公七歲喪母趙九歲而先生之喪自外至伏地嗚嗚泣  
見者慘動後母潘憐而無之稍長漸露頭角孺人之父何翁者以  
爲快婿也收之家塾公是以讀書知進取十七補諸生益自矜奮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六

十四

當是時公猶室于何也念母潘遂以孺人來歸居宅之丙舍且讀  
且治生孺人十指佐之備極纖苦久之漸有產殖則肩隨其伯仲  
出支徭賦入應賓客公私百需不以孤露之餘自解免旣屢擯有  
司終不廢讀課舜選亦早成諸生曰小子勉之夫先貢士之業而  
大家之志可弗究乎大家者先生之母貢也戶部郎之女御史之  
姊寔口授經于先生故云公居恒以不得事先生爲恨歲時伏臘  
孺人潔饗饋而公薦之嗚嗚泣不收初母潘之撫公也如已出公  
事之如所出母病亟則孺人手調湯藥浣腠廁及殮送皆如禮可  
謂一德相輔者矣昌期念吾祖東渠府君妻祖戒菴李府君與三  
塘先生石交三家遞爲婚媾吾世母及外姑皆公姊也妻公女甥  
也昌期爲童子見公兄弟來吾家公年少丰容吾世父靜思公以  
姊夫自老乘酒驕蹻之公不可咄咄以去去而再見款如初長過

外家則見外舅復菴公與公兄弟飲觥籌徹宵旦外舅于公不自  
老公亦溫克自持當其坐間長公嶽嶽次公斐斐或相觸相左謹  
諱之聲幾與笑語錯而公頽唐玉山強沃之則亦受沃而顧其咄  
咄之氣時發于諸甥記妻兒李貫之小見拂公盛怒貫之脫幘伏  
地以請不得解必外舅杖而解之其舅體之嚴如此嗟乎此前輩  
風流而今不可見矣公病且革聞昌期舉于鄉視外舅而笑曰若  
婿舉乎使鬼而有知吾行見東渠翁舉手賀也昌期感其意不能  
忘茲之葬也李貫之曰子爲銘昌期曰諾乃受舜選狀而因裴徊  
追想其父兄之間三家往來杯酒之懽歌哭之變太息而書之公  
字宏周自號繼塘歿于萬厯庚子年五十三孺人歿于萬厯丁巳  
年六十九子男二舜選舜揚葬以萬厯戊午某月某日銘曰

三塘之水泚且碧代有孺者飲其澤少也青青擬鳥奕年至慮耗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十六

五

老縫掖卜世而興視厥積史氏纂辭授鑽石以其耦俱賁黜宅

明故邑諸生徐望叔暨配顧孺人合葬墓誌銘

嗚呼望叔之歿于今八年矣而余以膠庠舊游暨兒女姻私執筆

而銘其墓石望叔少有丰儀善記誦下筆奕奕清舉年十七補諸  
生已通春秋胡氏學兼熟三傳故縣令詔安胡公試而賞之極見

寵異明年以高等試南闈胡公賦寶駿篇以贈矜誦一時父太學

君念望叔才美不可不輔以學聞虞山有邵墟蓮先生者以春秋

開講席爲具羔雁縱使游焉邵先生見其文則又大賞授以春秋  
秘指于是虞山顧太學者有愛女行竟快婿得望叔而婚之是爲

顧孺人當是時兩姓之黨目屬望叔謂一第可掇取也而望叔益

自喜折節讀書有司之試多在顏行其後再試南闈再失利而太

學老矣望叔始以季子與家政公私旁午望叔攢眉應之遂不獲

一意讀而太學歿母氏繼之荼苦之餘咄咄不自得則頻呼酒酒不可止而病亦不可起矣惜乎望叔之才而不究也望叔諱儒偉字望叔父諱衍宗衍宗之父治治之父鄉貢士經經以上皆有門第所謂梧塍之徐爲江陰望者也母無錫浦氏春坊贊善應麒之女肅有風範末年盡斥其贍田簪珥大營徐氏祠堂規制甚敞曰先夫志也君子以爲達望叔昔在行輩當其少年循循無跳達之色顧孺人稟教于姑儀法甚謹凡望叔所致于親以養以葬教誨其子皆孺人黽勉輔之孺人父爲太學諸生弈太父憲副炳也望叔年四十八卒萬曆四十年六月三日孺人年五十六卒萬曆四十六年七月六日男四人自興自隆自芳自達女五人嫁繆純白黃毓祺王功薛蘭徵張孟動純白子子也自興等今卜以萬曆某年某月某日葬砂山之祖塋而孺人祔先期具狀來謁余銘余悲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六

六

夫望叔之有雋才不自究至于顛躓隳突以死意欲稍張之以應銘法不可得則連系其世望之高推其父母之隱操而特書之使徐氏之後知有望叔者猶不失爲前人之佳子弟原本其可尋也已銘曰

嗟夫人之苕穎卒以顛頓也豈受命之不猶抑舊德之敝也匪其敝也必有熾也荆門之藏孝廉之題前史煌煌銘詩尙垂我用故事辭而埋之匪夫人之私惟舊之思

明布衣虞江錢翁墓誌銘

友人錢文光博雅尙氣誼游吾黨蔚有時名曩歲顧朗仲來拉予同訪文光飲酒談藝至丙夜始別朗仲因以識虞江翁歸而謂余曰不特其子才也入其家僮僕稚子皆有自得之意其翁殆有道者歟吾請得歲與翁游矣竟不及歲而翁死于是朗仲許立傳而

予爲之誌其幽翁諱崇理字汝法別號虞江常熟鹿苑里人也父爲敬嘿公言母朱氏其先世自千一公遞傳至敬嘿公有子四人翁居長以產落無所容而贅于吾里徐氏遂稱吾里人翁自十六歲遇倭猝被虜浮海去會我舟師及之大戰翁蕩入水抱舵而呼自稱常熟男子倭就擒躍起得不死上幕府遣歸蓋天幸也亡何脫身來游徐氏婦翁筠溪每事取衷于翁而翁一以隱厚調劑其間多所補救然翁自以感婦翁知不忍倍耳實無所與他事于是里人多翁長者翁性本溫澹匿身農圃間久之有宅一區粗避風雨有田百畝粗給饘粥宅旁更拓隙地雜種名花珍果嘉蔬其中周遭藩以榆柳竹篠之屬翁如也家不畜園丁晨起自擔水秉鋤且剔且灌搢搢然忘其疲病率以爲常又好客客有叩其園扉者則放鉏弛擔肅衣冠長揖而進客客亦不能遽舍翁翁引與班坐

斲茗良久稍出蔬果享客如朱李甘瓜與葵筍之品不外取而辦間遇高朋雅侶不恆至者爲擊鮮烹鱸以佐之人頗樂其真率焉又好飲時提壺樹下熟酒自斟歌呼嗚嗚頽唐之態可掬也賓至輒飲觴數頻行半醒半醒不知客之別去矣蓋公以園來客爲客設酒爲酒涉園以園供客終其身寄趣於三者然園日治客日進酒日傾而翁之生事日蕭疎矣翁有二子伯曰文謨仲卽文光文謨讀書不成夭死文光爲諸生名最著而久不第束脩之入不足以饒翁麴蘖需翁以是不能無憂生之感遂浸尋及病病且殆而猶不廢客與園止却酒不飲而已其去鹿苑而來游徐也念其父母春秋高隔處數里外而仲季早死叔氏又最弱每東望齧指出血曰爲人兄不能侍養至依婦子字下謂他人父母乃不如無生每數日挈壺漿一省覲僕僕不休父歿則迎養其母手調飲食進

七筋先後兩喪窀穸之事備極艱辛不以累弱弟至所遺財產悉  
推予叔氏後叔氏以逋賦歿死翁匍匐收葬之哭極哀已卯翼其  
二子夷于己子噫是可以觀翁至性矣然則予所重翁豈以杯鎔  
徵逐之好風景流連之會哉翁卒以萬厯戊申得壽六十六葬以  
明年二月辛卯墓在涸岡西原蓋先世廬墓畢在望焉是翁坵首  
之志也銘曰

吾聞不死大難應有後祿公前不死卒也不祿以爲天不可信爰  
卜其宅負乾而抱巽兆曰昌爾後筮亦值之天風妬其繇曰含章  
有限自天然則天耶

明故福建汀州府知府畏暑張公暨配吳安人合葬墓表

張伯子葬其父太守畏暑公母吳安人於敵山之新阡旣請銘于  
司封氏安先生矣而復屬不佞表其封以不佞辱公布衣交繼以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六

六

婚姻知公夫婦間最渙也公通籍二十年仕宦至二千石非有治  
行異等之蹟與危苦奇男子之槩傾動人耳目搢紳先生遠者空  
能舉其名近者知其樸直無他賜而已若公生平居官節惠居家  
孝友與其儷一心爲德于宗黨間蓋朝紳不知而井里知之抑亦  
有弗及知者則何可無表又何可無不佞表也當公十一歲而喪  
贈公已能號泣擗踊如禮人謂張童孝子矣是時張氏業大旁落  
嫡母馮太安人與母陳太安人提幼孤一室相响宗人耽耽肆齟  
齟幾不能全公乃屏去嬉游日夜自課讀安人年十六來歸卽日  
夜績而佐讀篝燈熒熒伊吾與機杼聲相雜且泣且勞以爲恒如  
是攻苦者十餘年而始一補諸生公所爲應制業無他奇要以據  
經守傳春容條暢而止以是不能詭時趣落落諸生中然公私心  
自喜以爲中雋之技謔如也又十年以萬厯之乙酉薦應天明年

丙戌遂成進士甫釋褐急請歸則以念馮太安人篤老故公起孤  
童暴貴錦還之日一市喧趨而公謙謙猶寒儉色邇邇里中者久  
之始謁選得定典令定典三輔地權璫貴戚鱗次窟其中使者冠  
蓋旁午驛騷甚公至一切裁抑先是驛騎無所出強責之民間民  
不堪累公出羨鑷市馬而專以課鈔充芻藁費並領于縣官定興  
民大蘇公之力也有戚畹橫甚奪民居後其人以沒庫金長繫公  
判還其居別鬻以償官戚畹目攝公日陰伺公間竟不得而公亦  
以例請得改教授雲間矣雲間固才藪公至兼以文行相提衡一  
時知名輩獎掖爲多今吳大行伯玉謂予言張先生不唯教士且  
養士又護士也其得士心如此久之轉南國子博士尋丁馮太安  
人艱服闋入補國子博士擢刑部雲南司主事時去公登第已十  
四年所矣主事三年持平詳讞多所湔洗秩滿得贈封父母如秩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六

九

尋遷湖廣司員外郎進郎中而公又復念陳太安人不自禁兩假  
使事歸省尙書意不懌曰郎欲臥里中遷耶蓋公性寬仁目見輦  
轂下寃獄如織每獄具輒爲平反一切從末減例常抱牘而爭尙  
書前不爲沮以是積尙書疑非獨以假差故也亡何竟中考功法  
鑄二秩調矣公之中考功法也先擢汀州守抵汀州之二月而報  
至時公已病痰暈扶病歸里病益痼卒以不起未踰年吳安人亦  
繼之年皆不及下壽而令陳太安人哭子婦也可哀也已公稟意  
疎簡在貴游中偃仰自如衝口無所擇故終其身掩抑于官譽而  
孝悌長者之稱在里中當公之赴應天試也不能治裝遍走貸數  
家莫爲應者則預問館精以行而館人難其色強應之公猶割半  
以畱馮太安人炊也母子相向雪淚而別旣第人人以爲孝感云  
蓋公以落魄諸生連掇南宮第樂稱公者推以爲純孝隱德之報

舉種種鬼神徵現事伸其說卽袁儀卿氏亦傳疑云可弗表表其信者繆子曰白衣冠之行薄而閨闈亦化之江邑陋故多先民之風焉吾猶及公第傴僂而入里門也馬僕服御居舍無改觀也田晦不驟拓漸稍拓而不逾中人也置產必倍其直課佃不贏其額也忘大郊酬小德也月俸歲入盡推與其族屬共也內外姻黨十數家後而以聘以歸以空也貧落故人子問遺不絕貸而無所償者不問也數者其猶有厚道也公固性安之而吳安人猶力贊其決元氣在公門矣今士論之所少公者唯治辦才而市兒之見至以安人過施子損公橐噫嘻公鈍則有之使公而犀利壯往名能其官盛作氣勢掠脂膏以潤妻孥而炊烟不通于同氣安人者亦復曳金鳴玉都然自封而反唇相稽于室豈復有士品婦質哉不佞前感公門盛德事故以女妻公之仲子薦而茲墓道之石亦不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六

三

敢以賤劣辭使後之君子往來斯坵者有所風焉公諱令聞字叔闇畏暑其別號

故淮府左長史進階朝列大夫左泉何公墓表

萬曆癸卯淮長史致仕左泉何公以老壽卒于家越十五年丁巳十一月始克葬于覆釜山之阡其季子滋自爲述屬錢史志而史期表期之悉公也不如錢徵志而後知公有文武策畧試吏見劾論天下大事至今可採行然則公雖困于資格鈍置以老抑亦有能自出者矣是可表公名鈔字子宣別號左泉海虞之橫瀝人也父都事公墨母周氏公少有大志十七補諸生挈其弟鑛遍叅吳下之名宿經學之外頗好讀史以自廣會倭難起海上西走毘陵以其間謁唐應德先生而問以世務先生反覆倭變一事始末且頓足起曰嗟乎天下事皆若此矣公領之歸而適有睥睨之役以

一晝夜竣版築者數尋城賴以完又稍用鄉什伍法遇倭于村獲三級倭遁一縣壯之是秋遂舉應天嘉靖之乙卯也公累舉不第公車之間陰求天下豪傑如汝南劉黃裳海鹽王文祿輩深相結納萬厯之甲戌弟鑛第公始謁選得泐東之平陽令平陽東並海南杭州與閩接而西連括土曠瘠不治而歲輪轉入于永嘉及蒲門所二倉涉江踰嶺民甚苦之炎亭朱明二山者禦倭要害處也舊無寨壘以時置厥厥不敵嵐雨戍之疫者過半公至爲之議墾墾田萬畝議折折運千五百石議繕繕二石堡軍民大悅而又搜隱田之界于閩者隱籍之詭于竈者得田七萬畝籍數千戶又倣常平法備荒一支之贖緩歲積穀以萬計民饑發廩所全活以數萬計每使者慮囚屬視爰書輕重平反者以千計而公所爲壯決果任卒貽平陽百世利者則風浦礫之役平陽之江南有大溪焉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六

五

實受三十六源之水灌江東西田而閩山之齒與海嚙不勝齒蝕而海鹹北注于溪田爲鹵公行求宋嘉定間舊礫趾復築之佐礫以斛佐斛以槌八月而工成費止四千有奇是役也起瘠田四十餘萬畝廢田稱是當是時江陵柄國以考成法計吏吏凜凜憂不及而公課首應格再課再最僅遷南京錦衣衛經歷蓋乙科格云公抵南猶思以職事自見念康蘄公開屯田功力請于兵曹復其後戶侯江淮衛與江浦縣開公以一單騎往事立定繇公習掌故曉機宜不屑以散曹爲解亡何竟以淮長史拂衣矣嗟乎此非格困公也江陵何嘗不破藩籬招天下健異御史曹郎之選往往以一科闖入而不出其門者蓋罕公庚辰入計有請爲公道地于江陵者公不可公不可而失御史曹郎豈足恨哉蓋公自少持議論喜風節友趙汝師先生而以不得終事唐先生爲恨其赴平陽過

瑞安卓公敬祠下奇黑虎事問所爲寶香山者而望祭焉歛獻不能已嗟乎公嚮如此卽一日爲御史曹郎又豈能破面呈身而奪其所不可固不如爲格坐廢佚老田間公廢得廢所矣乙酉水田議起徐尙寶貞明假御史節行畿南得以便宜議薦趙先生移書公若能強起佐尙寶籌乎公報曰不能而獨次第萬餘言謂國家兵屯鹽漕四大政皆表裏水田田邊地之法四田內地之法四田畿南之法三指畫條貫鑿鑿可行後水田議竟格而尙寶束身歸公之歸田也日扃一樓盡緇全史而摘其肯竅與世務會者授季子法宏祈以其學顯乃爲之拾遺飭采使公必傳者如所述云然吾聞之公用世不盡酬退而用之于家九折節爲恭儉是故入以其長者而掩豪傑名夫公眞豪傑所以不失長者哉何氏子孫必有以功名顯當世者存公之醇而息之可也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六

五

故太學生環浦張君暨配瞿孺人合葬墓表

君張姓諱紹慶字繼之別號環浦張氏自君之曾祖建寧守端巖公以牧伯大吏退老虞山頗出其餘策講樂志之業子孫修而息之至今詩書堂構甲于里中幾百年矣其賢者雍容矜裾蔚有門風次不失勤儉守家然未有折節工制科言尋復建寧公趾者則惟君弱冠以儒士第一人應畿闈試張宗目屬焉至比之鳳毛翠羽而君益矜奮盡發先世所藏書讀之偕二三儕偶結社于廻塘之別墅筆槍墨瀋與花陰竹篠相掩映于簾屏間甚適也然君數奇更六試皆誦最後徙太學又誦而以哭其父淳齋翁一疾不起年止四十九張宗哀之哀孝子也其先君卒之五年配瞿孺人卒宗人亦哀之哀孝婦勞婦也君卒之又四年萬曆丁己其孤國瓌國鼎謀葬君夫婦于北山之原請一言表厥隨期徵狀而後知君

孝謹大節事父淳齋翁母顧太君色養婉至每自傷不致榮華咄咄懷趙景眞之恨故父歿而君從之自君見寵有司得盡寬其宗人之徭而尤時訟其抑苦旣事解亦弗居也瞿孺人者以潔旨佐君孝以推燥佐君睦以機杼佐君伊吾以管鑰佐君筆札殆所謂一德伉儷者乎夫君子之表墓表其墓中之人卓犖有奇者也有奇矣彼自足休明一世抑何用表爲張君生長膏華能屏去耳目之好而俯首一經以就有司之尺幅力憊而年不逢亦天也刑於寡妻以順父母以洽宗黨張氏之門戶隱然寄於一青衿者三十年而不名其勞其猶庠序之風出入不悖有根底者哉嗟乎君老諸生何能爲奇亦何能飛腥走羶挑達城闕以市爲奇吾見市爲奇者多矣如君之無奇也法當表爲約撮其概授二子鑱諸石

故光祿丞敬一程翁墓表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六

五

休寧程翁諱事心字養之別號敬一以太學諸生久次當得官不屑就而援選人例授光祿寺署丞以冠服歸遂稱光祿丞云次子廷灝予門人也謀葬翁而先期纂翁事狀謁李本寧先生銘而余表余慨然曰此固嶽之隱德樹義長者而表又何辭蓋廷灝游吾門二十餘年其從兄太學廷藩從子孝廉近信輩俱來游時時道其家庭間事余故稔知翁廷灝之言曰吾父弱冠游太學有雋聲念大父之瘁于家也舍去學代操家兼意不屑屑牙籌課僮奴數十人行賈四方指畫意授各盡其材橐中裝贏于曩時矣終不私一錢養送之餘頒施于中外宗黨必推大父之意行之性忼直不以言色假人居身矜重至老無情容訓敕子孫必依于禮法廷藩之言曰寬藩等于衿裾者叔父哉叔父之于吾父也無別財凡送往事居公私之役叔父不讓費也凡拓宅舍求墓田之事叔父不

居便也叔父之視藩等猶灑等也近信之言曰吾叔祖程宗之廣  
廈也五服之內待而衣食婚嫁殮葬者不勝舉也見宗人有不率  
者斷斷露牙頰退而護持之矣每顧謂信等曰吾家自首元潭公  
而下代有顯人至今芳干之族兩貢于鄉而不獲成進士若等勉  
之近信奉而銘諸心記程氏諸子言如是後客自休寧來者舉以  
質之皆曰信然且曰程翁非獨庇其家族也環翁之居無所不霑  
潤歲大饑米價騰踊翁大出囷廩而平其糴又設糜以接饑者全  
活人無算里人有株訟而長吏不能平者得翁片言立解程翁鄉  
之長者也余曰然則程翁果長者也夫徽地陋人稠仰機利于四  
方父子燕越游而兄弟秦楚客保救賜賓之法不行于閭黨勢也  
其豪者盛飭冠劍貢琛執帛以游大人之門而炊烟不通于同氣  
南阡北陌有老死不識其處與人者以視程翁親親長長以收其  
乾坤正氣集卷三百一十六

齒

族以拯濟其鄉何厚薄懸哉夫使一邑之中得如程翁者數輩爲  
鄉三老以存其舊族風示子弟鏗薄譎僞之習其亦可以少衰止  
也已會予守館下而同年休寧令入計京師遂以程翁之行告曰  
是當旌令曰微子言吾徵其人足旌也令抵邑而翁前已捐館矣  
悲夫夫章善詔俗守令事也昭閣示來史氏職也是故余從廷灑  
之請特揭而書之使歸而勒諸墓

